



新四期
(總第六十號)
文壇月刊出版社

文壇 (新第四期) 目錄

(卅五年五月一日出版)

關於民主文學

朱 渺 (一一二六)

澳門生活的斷片 (散文詩)

黃學勤 (一一一〇)

句子 (長詩)

李若川 (一一〇五)

靈魂·農人

荷 林 (一一二八)

新收復的土地

宋寒衣 (一一三〇)

回家去見媽媽 (長詩連載)

盧 森 (一一一九)

小 說

中國的娜拉

平 之 (一一〇八)

哀歌

殷嬰英 (一一一三)

雷雨篇

綠 茵 (一一一六)

無名英雄 (中篇創作)

林鴻勳 (一一三一)

散 文

羔羊的悲哀 (寓言)

李顯勤 (一一二九)

紅蘿蔔

魏 晴 (一一四一)

寨樓·墟集

魏 風 (一一四三)

嶺東各家的雜文學

羅世康 (一一四四)

文壇月刊 (新第四期) 總第十六號

主編人：張希哲

編輯委員：胡春冰

陳容子

李賜文

廣州漢民北路七十五號三樓

發行所：中華全國文藝協會廣東分會

電話：第一〇五〇五號

廣州惠愛中路一六八號

電話：第一〇七三一號

經售處：全國各地各大書店

漢民北路六十七號

承印者：鴻生印刷所

電話：第一〇五〇五號

售價：本報國幣叁百五十元

本刊地址外埠，歡迎投稿！一經刊載，即

寄酬金。下期起：文每千字國幣一千五百

元至四千元，詩每行三十元至五十元。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八一〇四號

位	面	全	面	半	面	四分之	每張角
封底裏	四萬五千元	二萬五千元	一萬五千元	一萬五千元	一萬五千元	一萬五千元	
封底裏	四萬五千元	二萬五千元	一萬五千元	一萬五千元	一萬五千元	一萬五千元	
正文前	三萬元	一萬五千元	一萬元	一萬元	一萬元	一萬元	

廣告先惠後登如新製版面議
三折以上者八折連刊兩期者九折

句子

李若川

文

壇

(105)

一

我有一連串句子——
最出色的
是動人的句子
它埋藏在我的湛深的靈海裏
和砂石與水成岩混合着

記得最初那一次
當靈海波瀾的氾濫
我提起筆
運用我的寧靜的思維的技術
撥開那些雜質的混合物
清濾我的句子
好像淨撈人間那最希罕的珍珠

自從我把我的句子
寫在紙上
我多麼歡躍
我好像有了舌頭
有了咀巴
我會說話
當旁人讀着我的句子
我又多麼欣幸
有人懂得我

這最晦澀也最平易的語言

但我很可怕
我的語言哽在喉嚨裏
當朦朧的意象
浮在靈海裏沒有醒覺的剎那間
在和理想與志趣不相投合的人的攀談中
在不是領袖的對象的人的面前
在盛氣凌人的驕貴者的氛圍底下
我最感到沉哀了

然而我的句子
也有一串串地滾進人們的耳膜的時候
我的語言真滔滔不絕地說了
它使真理在心裏發芽的青年聽了振奮
使正要回頭的失足者聽了流淚
使所有的不知道快樂與悲哀的人們聽了
好像摸觸到深刻的現實
我最感到痛快淋漓了

我的句子
埋藏在我的靈海裏
顯微鏡照不透的精微
起重機吊不起的沉果
我時常用又粗又細的手法

把它採摘下來
巧妙地投落在我有表現的事象裏

我多麼喜愛我的句子
爲了它不僅說明我自己
還替我說明了別人……

二

人的驕傲與尊嚴
是造物者給我們
戴上一頂無聲的「智能」的皇冠
使智能在我們的人羣裏交流
又使它去支配世間所有的萬物
是我們的語言

好像記得
我們的第一個祖先
也會對着那些不會爬行的靜物
聽我擺佈
你們不會說話的東西
又對着那些吱吱呱呱發聲的動物
聽我指揮
你們的語言不會比我好
從此，人的地位種築起來了

文 壇

我們運用語言
當事物屹立在我們的面前時拿它解剖
當情意纏繞在我們的心裏時拿它表白
當概念盤踞在我們的腦海時拿它探詢
萬物也服從我們的語言
它們要聽——
世間最靈性的聲音

我們自己
也懂得語言的重要
在許多場合
競賽着發言
等於爭取自己的地位
而且——

我們時常看到
在青年人的信牋
爲了一句失當的句子
可令心愛的人兒氣惱而背離
在互相詬辯的法庭
爲了一聲合理的語言
可贖回將判處死刑的罪人的性命
這些——
又是語言的價值呵

但我很痛惜
那些人們
把伶俐的句子認爲蠢笨的語言
把聰明的語言認爲拙劣的句子
送進人們的耳膜
投落人們的心裏
於是——

嗟怨，憤恨，嫉忌，傾軋
他們只懂得語言的價值
却不知道那重思維他的句子

人的思想進步着
語言也繁雜了
傳達語言的方式
也多樣起來

看哪
郵政局，電報局
無線電台，擴音機
一切都爲了更迅速或更廣泛地
傳達人的語言而設立的

三

當敵人扔下了武器
我們——
四萬萬五千萬人的腳蹠
從火坑裏跳出來
用最響亮的語言
粗叫着
勝利！

勝利
二十世紀中國人民創造的雷鞭
從最迅速的無線電發出
聲光四射地傳播了全世界
使聽不慣我們的語言的民族
尤其那些民族裏
從來不相信我們說話的神士們
都抬起頭來

尖着耳朵
聆聽我們八年來在火中鍛鍊成的
好光彩和好堅硬的鋼鐵的語言

讚美這語言
讚美這轟然動聽的句子
祇這一聲
給全世界帶來了新的音響
把近世弱小民族歷史的殘頁
撕碎了
要求那些歷史家
重新珍重地寫過

祇這一聲
奠定了我們國際會議席上的
更穩固的位子
到會的時候
有人給我們倒香茶
有人給我們穿禮服
有人提議叫我們發表意見
當我們說完了話
更有人哄然喝彩和鼓掌

好威風呀
中國的人民
好堂皇呀
中國的人民
這些——
是我們響亮的語言所帶來的
是我們好的句子所賜給的

壇 文

然而還要喊呀
 中國的人民
 向別人
 用再響亮的語言
 說我們科學的建設
 民主的進步
 對我們自己
 用最好的句子的繩索
 緊密地縛着大家的精神和意志
 朝向和平的路上再前進

我相信
 響亮的語言
 是屬於進步的人民的
 好的句子
 是從人民深度的思維裏
 誕生出來的

四

我！
 持着勝利的旗子
 走在人民的前頭
 作為人民的歌手
 多麼擔憂地
 而又要苦心
 創造我們人民的句子
 看我如何艱苦地創造句子
 凝神靜氣時是搜索着句子
 搔首摸額時是發掘着句子

徘徊躊躇時是捕捉着句子
 我艱苦地創造了句子
 句子也說明了它的
 艱苦的誕生的過程

我雕刻了句子
 句子雕刻了我們的人——
 臉孔，個性和表情
 更雕刻了我們的民主國
 我的句子
 是沉默的批評家
 是義務的最會辯護的律師

我的句子
 使不笑的人看了會發笑
 我的句子
 使不怒的人看了會發怒
 我的句子
 是未開放的花朵
 是未爆發的炸彈

我的句子
 使聽不見的東西能彈出聲音
 我的句子
 使看不見的東西能現出顏色
 我的句子
 是妙手的名歌
 是精華的風景

我創造着
 我期待着
 我的句子
 印成簡明的標語
 貼遍了鄉村與城市的街巷
 讓它深入人們的心裏
 又印成五彩的傳單
 讓它在空中飄揚
 在人們眼前的遠景裏飛舞

我創造着
 我期待着
 我的句子
 印成了鈔票
 在公共的貿易場所流行着
 乞丐拿着它去換飽麵
 年青的愛侶拿着它去上戲院
 流浪者拿着它乘船還鄉……

這不是狂妄的奢
 不是夢遊者的囈語
 還不是麼
 我創製我的句子
 比造幣廠的工程師
 更要費苦心，精密
 因為——
 我希望它將來流傳的價值與用途
 無限的廣泛和久遠……

四月八日

中國的娜拉

平之

三年之前

記得在三年前，在「風景甲天下」的文化城，我碰和滿意氣豪放的N君。他寫文章，享不到「千字斗米」的幸運，兼大學教授，薪水不勝開支到校授課時的車資購費；在財政機關明務，薪津和米代金也不能博得太太的歡心。戰時公務員的收入比不上戰前的十倍，而那時桂林一般的日用品價，已比戰前高了至少一百倍。在他的多情的太太監護下，豪放的N君突然變為銷沉的R君了——阿Q的弟弟！

在她日夕歎窮，嗚嗚不休之際，R君的文章不能寫了，減了一筆收入；繼而講義不能寫了，辭了教授兼職；再過下去，她逼勸他改入稅務機關，要他撈一筆大財，然而他退讓已到最後關頭，堅決的反抗起來，於是，小家庭的大戰爆發了。

結果，她提出離婚，要求R君給她二十萬元贖養費。

R君是戰前的體面人物，但在戰時却是窮公務員。三十二年春，簡任人員每月拿到的薪津還不過四千多元，當然無法籌到提出離婚的太太所要求的數目。

結果，她在同學會訴苦，在婦女會請援，更在法院裏告了一狀，控告他虐待，不給充足的生活費……同學會捐金饋給她，婦女會捐眼淚給她，法院施法律給她，但在調查R的實際收支後，法院判斷他已盡了最大的贖養

能力；並且堅定的判斷：男女既是平等，娜拉又是五官四肢俱全，有智識有能力的人，應該自立自助，不應全靠男人供養。

娜拉這一氣非同小可，本來她的目的是對R敲竹槓，却給法院碰了一個鐵釘。

結果，她畢竟是庶務所有，帶帶二子，趁若戰事疎散的機會，匆忙的跟人跑了。

程伊川先生嘗說「餓死事小，失節事大」，這句話在現代自然是不合編入處世哲學第一課，縱使有人把程先生倒吊起來，逼他改說「失節事小，餓死事大」，這句話也費許解。

就以R君家庭為例，他謀省錢，所以住機關的房，在機關搭食，用機關的僕人和水電，還兼利用公餘的時間來寫文章，寫講義，而一切薪津收入百分之九十供給他的太太和兩個小孩子為生活費，當然不會使她和兩孩受餓。那時，桂林的米是八元一斤，牛肉是二十五元一斤，青菜通常是三元至五元一斤，豬肉是三十元左右一斤。平均每天有一百多元做贖養費，應該可以使三個人吃得很好。然而R君的夫人尚不滿足，她渴想享受大戰前的寫意生活。

隨後，R君要賣金飾來應付她的苛求了。

再後來，R君更沒有金飾可賣了。

於是，「中國的娜拉」就跟人跑了。

三年之後

三年之後，記者在「革命策源地」的廣州又碰見了孤另另的R君——我懷疑他應已淪降為S君？或又起升回復以前的N君？我假定他

可以名為NS君。

他還是寄寓機關的宿舍，搭食機關的公膳，用公家的機役水電，利用公餘的時間寫文章。

他有些銷沉的姿態，頭上多了白髮；但又恢復豪放的氣概，臉上常有笑容。

講起人牛哲學，NS君恢復了大馬時代的信念：「工作如牛馬苦，生活當如王子之安。」他的臥室兼書房，並有火爐和碗櫥，床頭和窗案上偶有幾盆花；他有幾罐茶和酒，喫啡和糖。

他早晨七時起床，通常總要晚上十二時後纔就寢。他日常工作平均可比普通人多了三分之一，以至二分之一的时间。他說，這樣他的生命最少比平常人長了三分之一乃至二分之一。

他種花，蓄魚，鬥鷄，弄琴，半夜失眠時，一再起床打油詩；有月亮時，他常唱歌，喝酒。NS君是自由的。記者有些羨慕他，但不可不佩服他，因為孤零而不冷寂的生活是不易摹仿的。

中國娜拉的朋友

忽有一天，NS接到一個電話，是「中國娜拉」的朋友T太太給他的，說有事和他商量，約了一個會談的時間。

依着時間，T太太訪問他，試探他對於娜拉的感受。NS很坦白的講到他的人生哲學，他的處境，和他的希望。最後，T太太真的問他如果知道娜拉的下落，將取怎樣的態度？

他笑着說，他是自由慣了的，但卻沒有二十萬元做離婚費。

T太太更進一步，從漂亮而膨脹的手提袋

中取出一封很遠寄來的信，指出這是娜拉給她的，講到生活的痛苦，羨慕最後的復員，很想回來廣州，但卻沒有旅費。

「要旅費？」NS有些愕然之感，發一急促的疑問。「我一個有錢的商人吧！再不然，叫她找幾個司機老爺也得。」

T太太於是從經濟上着眼，發表她的高見。她說：「你們男子如果沒有妻子，只能算是半個人；如果結了女朋友，就要花幾大筆交際費，乾脆不如結婚；如果結婚，所謂『衣不如新，人不如故』，乾脆不如破鏡重圓。只要電匯二十萬元給娜拉，不出三星期，你就可以有一個美滿的家庭了。」

上帝曉得NS欠記着三十萬元的國難債和滙利債，他從來沒有講到還債的辦法。對於T太太的一番美意，他打算要在明年纔能作一個是否接受的答覆，但他望着他的金魚缸。慷慨的問答道：「如果我口袋裏都是金子做就的，你的高見很值得寶貴，我還計劃用玉來建築一座摩天大樓，用酒來做池，肉來做林，用空中堡壘來歡迎娜拉，因為中國也有娜拉，這是中國的光榮。所以對於她的凱旋，當然要鋪張鋪張。」T太太於是覺到非常滿意，說她要給住廣州高山中，娜拉一封航空快信，報告她的外交成功。

失眠之夜

那天晚上，NS又患失眠，清早三點鐘還在讀「不實空詩鈔」。忽然他拍案而起，搖一個電話給記者，把我從新聞裏拉起來眼睛和耳朵來，接聽他的重要新聞。

「什麼？NS？重要新聞？」記者一口氣發了幾個疑問。
「可不是，我的好友，告訴你：程伊川先

生給胡展堂先生與吊起來，打了十個屁股。請你看「新、速、實、」的面子，趕快發表一個新聞！」NS興奮地高呼。

「什麼？新聞的來源呢？」記者發惱的質問。「老兄不要開玩笑吧？」

幾乎在電話裏都可以聞到NS話裏的酒氣；他更高聲的說：「老弟，新聞從業員從不說謊，有詩為証。我的新聞來源是胡展堂先生的不實空詩鈔；胡先生也是不慣造謠的。可不是嗎？」不實空詩鈔第六卷「又讀王廣陵集十首之一」：「西山誰識采薇歌，餓死其如失節何？避世有徒期再嫁，申申無慮女嫗何！」附註有曰：「程伊川，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二語為近世語病；全謂此可為仁人志士嚴以自律之言，特以責天下婦人，則太不恕耳。」還不是胡展堂與程伊川，痛責十大板嗎！」

記者聽得好笑，敷衍他，允許替他發新聞。NS滿意的掛上電話。

這年頭，為着結婚而忙的是女人，為着離婚而忙的是女人；可是男子們却是為着失眠而忙。

在「拜金狂」的時代，舊道德被擠到頹垣瓦堆裏去了。一般寧願抓金錢，却不惜出賣愛神的人，會不會有清醒的時候呢？一般寧願抓住愛神的尾巴，但即沒有金錢來鎖住愛神的頭和腿的窮文士，却是太清醒了，清醒到早晨三時半還在失眠！

娜拉的苦悶

漂亮的女人們安逸的接受男子們的供奉，恣意的揮霍，盡情的享受，根本不用考慮「餓死」事大或事小的問題，更沒有「失節」與否的觀念。

聰明的男子們匆忙的發國難財，勝利財，和救濟財，歌頌金錢的萬能，在金製的牢獄裏，日夜做着甜蜜的夢——可是有時却只得醜惡的夢魘。

中國娜拉的理想是十二分漂亮的。她有金鑲一樣圓的眼睛，鑽石一樣亮的眼光。在這比火炬還亮的眼光之前，一切渺小的事物都變成偉大，而一偉大的却又變為渺小。

記者很同情NS。他在娜拉之前是渺小，抑是偉大呢？這問題很難作肯定的解答。他需要的是自由，而娜拉却有充分的平等，他們是各得其所故。她既已享到平等與自由，讓她發揮她的天才，維持自己的生計。

最不幸的是：中國娜拉，外表上享有了自由，內心裏却長着無限的苦悶。

十九世紀末期，美國的婦女如史登頓夫人，亞丹士女士等，積極領導婦女參政運動時，著名的社會學家華德 Loret F. Ward 曾在「純正社會學」一書裏，從生物學的觀點出發，認定女性原來就優於男性；現在就普通人物來比較，女性還是優於男性。雖則照喜經 F. W. Higginson 一八八二年發表的見解，關於軍事工作和以武力維持秩序等事，婦女絕不相宜。婦運專家們曾反駁過：「婦女固然不能從軍，男性亦不能生子」。現在，婦女既已能從軍，男性却仍舊不能生子。男子是沒有進步的。……

在中國，娜拉不祇爭取了平等與自由，並在馬爾斯神的旋風中，她翻了一個筋斗，兩腿一直蹬到男子的肩上了。現在要解放的。是R君一流人物，而NS是伴而得到解放的。

澳門生活的斷片

黃學勤

好，志仔，別講三話四了，理論是無用的，唯物辯證最緊要，廣州淪陷之後——讓我重提舊話——阿婆，阿姑，和我連忙逃返鄉下，我們最後一次全家集中在台山白沙，牠在這時頭一次被敵機光顧，好似敵機特地給我報喜，牠憤而，念故，二舅公却爲你們幾個小孩擔心，他馬上給你們解圍，我們終于一塊兒遷往澳門，躲開了日本鬼。

阿，澳門，或者香港！牠是那樣的繁榮，富庶熱鬧，享樂，然而，于我，牠簡直是一個沙漠。因爲要養活這麼一大家，什麼法子，我都想過，什麼門口我也行過，好的，歹的，大聖的，魔鬼的，只有一個例外，那是倭。

有一次，我企圖做番雜生意，因爲牠向我招手，因爲合利雜館的主人是我的好友，我帶你到雜館去見他，不望他獻給我一些股份，至少，僱用我在他的雜館理頭工作，胡混。不一會兒，我們到達了雜館，我的右腳正在跨過門限，這時你……！啊！是前，一羣足會鉸成千古恨，你要跨過去，公公，嗚呼。這事我記得：這門我雖然揪住你的衫腳，把你阻攔之馬一勒，我以你作我上河邊去散步，看水景，但我一穿了這個窟窿，我馬上想和紅面大帝，馬上想起他曾經和我一起在牠的門前玩耍，我眼見了門內擡着若個頭，我央求他兩個也該入隊，看熱鬧，大帝說他們是一批餓狼，他們在聚餓，小羊會成功一味上菜，他們帶一碟羊肉送飯……！

很好，志仔，我謝謝你，雖然你搗毀了我這番雜生意。

又一次，我在那邊窮無聊，我毫不遲疑地無賴——我自己是無賴之尤——我絕不客氣地去踭多徒入夥。以求解救，做扒手，打腳骨，抄襲或命舖，什麼都好，抄勝似抵命，尤其好的是最後一槍，因爲半路在我們的對面是一間珠寶商。牠擺在舖面弄些珠寶氣，怎能叫我不入夥？因爲入夥，我在澳門抄了許多的多徒朋友，他們是怪有錢；多方爾地，神祕地給你教訓，引誘，舉你，一羣有過七個多徒引誘我與他們合夥，叫他們出扒手，打腳骨，或是殺人放火，他們成立了一個公債團，他們自稱七君子，特點是在分贓平均，半點的便宜也不

能佔，絕對打倒霸王份子，而且他們又獻給我各種方便：他們準備好手鎗，摩托車，辦公廳，凡百設備不需要我出錢，我的工作，他們所需求于我的貢獻，是做暗探，做獵狗，嗅出兔子是潛伏在樹叢的仙一面。

一天清早，東方正在發白的時候，窮鬼趕我起牀，並且趕我到郊外去閒遊，遺愁，我剛進到住宅區的終點，那是一個土崗，圓圓的輪廓緩緩地向四週傾斜下去，塲面煞是骨子，寬敞，牠的房屋，如同那個時候的幾點疏星一樣，疏疏落落地映着微弱的白光，好似一角的晴空剛由天上掉了下來，却抄得那那閒逸，和鬆，各個仙人深在她的房子頭做夢。哈，真的，可有一個仙人早已在出動，如同討賊天堂牛活就崇高，太拘謹，太枯燥，平庸，如今這時間感到了塵世的自由氣氛，她熱情不自然地要求解放，要到外面胡混。因爲這時我失精落神地正在路邊慢步，無意中抬起了頭，竟瞥見了一個少婦迎面而來。

她的頭上戴住一頂白草帽，一件新的，紅紅白花的，窄腰露臂的旗袍箍住她的高高的，很是結實的身量，褲襠挺緊湊，這使她的臉龐高聳起來，很動人，很嫵媚，很漂亮，她套上面紗，而且大發脾氣似的突然把頭掉在一邊：算是濼貨，或者着了鬼魔吧，一閃，她已打我的身旁閃過，可是我剛才的一瞥，已瞥見了她的長長的瓜子臉，挺可愛，挺齊整，如同雪堆給擱在朝陽的柳柳那紅紅，我自作同情地回頭向她丟顏色，送秋波，我發覺了可有數十呎以外，至多也不過百呎，在十字路口那邊，緊靠住對面的街角，停放着一輛汽車，宛若一隻縮頭靜靜的木鴨，亮晶晶地閃着藍光，向我的尾巴正在下下地放汽——這音也會這樣做作，雖然他還沒有起床——一個胖胖的。攪着茶褐色咖啡的西裝方站在車傍。因此我知這仙人的真替別有所鍾，只得收拾相思，慢慢地往前再碰機會——真是美夢。

是的，機會又到了，行不到兩步，遠遠地我似乎瞧見了合利雜館的主人，他要躲開窮光蛋的糾纏，快快轉身，按着正由他的別墅的門口，往裡頭進去，免得我找着他糾纏。

“Good morning, MR.”我嘆，這幾乎等於說：「你是我的好早餐，MR. 哈哈，我不放你走啦，我這頓早餐吃得成啦。」

他果然轉過頭來，當他知道是我，他驕地笑逐顏開，然而他笑得那麼不自然，那麼叫我害怕，如同不息的冤魂似的，他的上下唇緊縮着，露出兩排咬得緊緊的烟屎牙，又黑又黃，而且油晃晃，在他那付骨架上面，鬆鬆地搭上一件又厚又重的嗶嘰外套，黑晶晶的，很骨子，很體面，結實而細細，光滑而美好，無數的結實托月似的左右各擺着一行大號的玳瑁鈕子；敞開着的外套下面露出二襲雪白燈眼的花緞衫褲，褲子的穿法却做成一個「明」字：一邊的褲管，不結實東似的，鬆鬆地垂在脚面，一邊却高高給拉過了膝蓋，那時雖然已是五月的夏天，却依然凹凸不平地衫褲都套上了印度棉，上上下下儘灑滿了星星點點的鴉片，赤裸着的黃柚木似的兩隻脚，左右倒置地穿着一雙用五色珠砌成的拖鞋，砌得那麼花花綠綠，閃閃灼灼，如今他一面拿他的長長的指甲，黃油油地受過烟屎的洗禮的指甲如今要叛教而轉向頭垢去浸信似的，很吃力地把他給給根根疏疏落落的灰赤色的頭髮掩蓋着的頭皮，馬上又到了乾而轉到他的鼻孔裡頭去挖鼻屎可是這個他挖了出來，他不像信徒那樣表示敬意，禮貌，却彈彈指甲，把鼻屎向四下裡飛濺，趕走；他一面向我陪着笑臉，但他的笑容藏得那麼隱惡，討厭，如同一行的惡鬼疊集在他的臉上，你別冤枉他，志仔，他是一番好意，他不懂笑，如今他給我說些安慰的話了：

「ED？怎的這樣早，老人家？如此良辰美景，什風——什麼妖風——」

「你？算啦，啊，如今我看出你的症候了，好友，你對人生是太過認真了吧，你所以值得說呢，這是在成你的苦海，湊集了一切苦惱，煩憂，你該知道，老人家，金錢好似女人一樣，牠需求快活，牠需求享樂，你這般認真，你怎能滿足牠的需求？牠不肯做你的朋友？我告訴你，傻仔，嗶嘰嘰，你該安安穩穩地鑽在你的被窩裡頭做夢，或者做詩，機會自然會來找着你的。幹嗎這般早早起來找牠？至多你只該落張條子叫牠前來轉話……」

「我謝謝你 MR.——謝謝你的同情，謝謝你的好意，你的話不僅是同情，好意，牠是真理，牠是預言：因為我今早清晨散步，並沒有意去找財神，財神却特地出來和我相見。只可惜機會這傢伙是殘忍，是涼血，他不喜歡幫人的忙，不像你這樣濟世情熱，不同你這樣慈祥，開釋謙卑，懇切，單憑一張條子，怎能叫牠前來轉話；恐怕你千找萬找也找不着牠。」

「你錯了，老友，」他做鬼臉，露出兩排烟屎牙來，「你冤枉了機會了，你不明現實，我覺得你給我這番恭維是很無聊。但凡機會之來全是出其不意，牠并不需要你落條子去邀請，去招致，這樣就是機會，這樣似乎不是涼血，牠似乎喜歡幫人的忙，似乎是濟世情熱，牠似乎是慈祥，開釋，謙卑，懇切，可是牠和我有點相反：你儘管說我是謙卑，誠懇，你儘管說我是同情，好意，慈祥，開釋，濟世情熱，但我不一定想幫忙你。我已經說過：你只該睡在床上做夢，讓機會自來，你怎樣出去找牠也找不着，那是當然，因為今兒我并非你的機會，我來問你，如今你跟我什麼呢？」

「很好 MR.——你也是財神，也是聖哲，我領教了，你要我作成一個大丈夫，說話須說得轟轟烈烈，好，我就照辦，我就說得轟轟烈烈，是的：如今我跟你要一方最高貴，最晶瑩，最光艷，最富有魅力的連城之璧。」

「哈哈？哈哈，你這無賴，真是大丈夫，真是轟轟烈烈，真是了不得，你居然敢向我敲詐索勒，居然敢向我敲竹槓，果然值得欽崇，尊敬，奉做，好，我來幫你的忙，關於你這方連城之璧：告訴我牠的色水是藍，是綠，是白，是赤。并且告訴我牠的樣子：牠的稜角，牠的大小，牠的重量。是的，我買給你，我和你一起去見珠寶商。」

「那真好，MR.——牠的色水，牠的大小，牠的重量，同我的心是一模一樣，牠跟我的心結合起來，如同一顆連心的兩邊那樣，正相配合。牠已經給買好，收藏起來了，大家歡喜，藏櫃的鑰子是放在你的手裡。」

「什麼？就是放在我的手裡，那又怎的？你要向我索勒？你敢？你這無賴，你這爛鬼，你真是荒唐，大膽。」

「你別生氣，MR.——我并非索勒，我是有權享受，分潤，因為那是贖品，你得分給我一份。」

「ED？你要分贖？你要多長的絞索呢，你這窮鬼？你誣我做賊，你愈弄愈兇，你想入非非。」

「別這樣發作，MR.——，牠只能夠損壞你自己，我們都是君子，世間有的是道理，MR.——，剛才離開這兒那方會行會走的連城之璧，是不是最高貴，最晶瑩，最光艷，最富有魅力？」

「這和我不相干，你搞什麼鬼？笑話。你快準備坐牢，或者準備上

「我準備上被架之——是替你準備的牢獄和被架：剛才溜走的少婦——打十字路口那兒駕駛着汽車溜走的——你該認識她吧？」

「那佬，什麼高朋貴客都有，我認識她，不算出奇，只是羨慕你了，真對不起。但像你這樣老朽，像你這樣快要入木的「馬騮」，也妄想爬上這麼高的樹上偷仙桃。」

「因為快要入木，MR.——，所以想偷，希望吃了仙桃，返老還童，豈不是好？幸喜另一個「馬騮」已偷了仙桃來我犯不着再偷。我只該同他分潤，吃一頓飽，那麼，MR.——，我應該謝謝你。你怎樣說你對我不起？你是對不起你的同業黎喜哥，聽說你時常在他的水菓貯藏室的背後胡混。」這最後的一發好似打中他的要害了，因為一抹紅暈，薄薄地，輕輕地馬上泛現，馬上閃現在他的原是很蒼白的，高高的兩頰，如同他的青春的陣線突然打回，突然占了兩個高峯，兩面紅旗，手潑地，驕傲地在隨風招展，可是紅暈過了以後，不見蒼白復原，只遺下了死灰兩團。他說話又支支吾吾，起初他像發怒起來了，一下子他又發笑。

原來黎喜哥也是靠擄天門出身，如今他是天門界的驕子，（經過我這樣的說法志仔）他幾乎抓住了天門的命脈，他是MR.——的博學勁敵，他于希羅生是打遊擊。他在運用高利貸的法子去支撐番攤商，去幫忙賭虫，所以澳門大大小小的賭館被他操縱。他在銀行界也享有很大權威，力氣，有好幾間資產雄厚的銀行都把他看作台柱股東，都公推他做董事長，但他的力量，他的財富，基本來源，却在鴉片，很久很久他已保有了鴉片專賣的特權，剛才溜走的少婦是他的姨太，她是天生尤物，所以個個叫他做賽姐已五奶，市面這樣傳說：寫報復計為洩憤于賽姐。賽姐去巴結賽姐已，已經和他有些露水姻緣，跟她發生過關係。因為他給她打開了多色多樣的方便之門，替她設法怎樣去掠取黎的錢，怎樣去問他的賽貴妃賽，兩施，賽圓圓，末了，給她介紹了剛才那個胖胖的高個子，MR.——不個子并不高，高高的都是MR.——給喜哥戴好的幾頂綠帽。

當下我道破了MR.——的秘密，猜中他的「馬騮」式的獵艷，他像要發作似的驟然漲紅了臉。可是一下子他的臉色變成灰白，他又勉強苦笑，似乎有點害怕起來了。他終於冷酷過來，不給予我理睬。他好似在笑我不識時務，如今社交自由，看見男女幽會，大家總是不在乎，除非你把妻夫姦淫當場綁起，你在法律上卻不能作任何的表示。

我見他如此冷淡，我待要大踏步離開他，想向另一方面活動，做密探，MR.——却接着說道：

「幹嗎這麼匆忙？我們再談幾句，好不好？我對於你的選取，對於這樣的蓬勃朝氣，還得祝賀一下。」

「Eh？這話怎麼講，MR.——？哈哈，」

「呵，這在由萬歲！你上了這個年紀，還有這樣的氣頭，嘻嘻嘻嘻，可惜她已經溜走了，怎麼辦呢？」

「她上那兒去，MR.——？」

「到廣州去，」MR.——突然裝出一付漢奸的口吻來湊趣，

「她當是一個非常的女性罷，MR.——，因為在戰時間都用女人，我却用忠厚的腔調去處理她，」

「她沒有那麼非常，可是她也有她的非常的地方啊，嘻嘻嘻嘻，」

MR.——在乾笑，一行的鬼魅又在他的臉上排起隊來了。

「她什麼時候回來，MR.——？我的親戚有些物業在廣州，要是她肯抽空給我們調查，那真是好友，」

MR.——忽然怔住，不做聲，像是在擺架子，或者內心激起一些隱情，或者是濺海翻瀾吧，他的確張大嘴巴，呀的打個呵欠，悠長，痛快，陶醉，眼角也迸出淚水，可是一下子他又滿臉春風，稱讚我是好人，他要給我好處，給我幫忙，信用，如今他就給我打開他的心的密室，叫我目睹他的靈魂深處，并且相信我是君子，別到外面講閑話去。

「我當然是君子，MR.——，你是我的知音，如同割據時代的軍閥，政客一樣，我是一諾千金，Eh？不，你別誤會，MR.——，我就給你千諾，我一金也不要，我只要你的友誼，你的幫忙，或者一些鈔票，」我還在說話，可是驀地感到一般煙屎味噴進我的耳邊，并且牠是有聲片：牠低聲說道：「那麼，你答應我，你給我你的君子的諾言：」

你不到外面去講閑話，很好，老友，我告訴你一些秘密吧：五奶她暫時不回澳門了，她剛剛騙了喜哥一打批貨，珍貴寶石也不在少，如今她和愛人，和她的黑肉西裝友一塊兒享受，一起去石岐僱艇走廣州……

是的，志仔，我的偵探把戲就這樣閉幕了，當下我對於黑漢的獵艷，對於五奶她的墮落，不要臉，自然表示非難，訕笑，可是我也對於她的青春表同情，尤其同情于MR.——自己的五奶，因為她清晨醒，獨自抱件香袋，所以我拔起腳根就走了，只剩MR.——一個站在門口沉吟……

「Eh？什麼，公公？這是不是你在教授我的勝利美？」

不，不，志仔，真對不起，牠不是美，利奔不是美，牠是罪惡，牠是棍騙，牠是黑闇社會的一幕，然而你也可以說我的冒險碰到了勝利的第一個階段，原諒我，容赦我，志仔，讓我講完我的懺悔錄，我才來接受你的譴責，你的宣判。

哀歌

殷嬰英

文

壇

(118)

方班是一個被幸福、好運，以及其他在人生享受上較爲美滿的字眼忘記了的人。他有同鄉，他有同事，他有上司；但是，同鄉的心目中沒有他，同事的肺腑裏沒有他，上司的腦子裏更沒有他；他還活着，工作着，而且他每天的工作都比任何一個忙碌，從早晨未到辦公時間他就先到，辦理着份內的工作，到中午下辦公，他又繼續代理同事們的工作，晚上也是一樣，總之，他的工作永遠辦不完，且而越來越多，好像同事們聽見他有空暇恐怕他煩悶，而他自己也好像清閒空暇是他的敵人，要用無聊、寂寞、悲哀，和預感到被裁撤，裁撤後有腳無路走，失了業生活發生嚴重的問題——自己無法解決的問題來苦惱着他。所以，他一天到晚賣力的操勞着，份內的事辦完，同事們不勞動他，他也要向同事們那兒找發進一些事來辦，這樣，他的工作就永遠辦不完了。在夏天滿頭大汗，衣衫溼透時，還是埋頭寫着，寫着；到冬天兩手兩腳凍得耳朵上生的凍瘡潰爛流出了黃水，他仍然若無其事的苦幹着，苦幹着。他缺少陽光的光照，臉孔蒼黃，唇皮發白；缺乏好的食物營養，手脚麻痺，頭腦暈眩，天天只是埋着頭機械一樣抄寫。他不是機械，因爲他的眼睛患了近視，一年年加深，站起來背脊會漸漸向前彎曲；他今年才到三十一而立之年，到了辦公，同事不散，連工友也走開了，遇有生客來找尋他的同事。——他從來沒有人來找過他，他在人世間，永遠是一位無人顧及的陌牛客。——聽見了他時，一定是以爲一個年老的工友。

方班是那裏孤獨，孤獨得像石壁上的鐵鏽裏生出來的一株枯松，是缺乏了營養，缺乏了水份，更缺乏美麗的蜂蝶和牠呢喃地私語，快活而歡樂的鳥雀來跟他歌舞，並且帶給他自由的王國裏一二聲青春的消息。——就是他的嘴脣也時時緊閉着，除了感到裏面燥渴得難堪時，倒一杯開水，儘量使它不出聲地靜靜地喝着；和上下午兩頓飯他張開嘴來以後，在平時很少見他張開嘴來的。他每天坐在辦公廳的門角裏，好像是鴨巴一樣沉默着，凡是科長交辦什麼工作，他照例地站了起來，靜靜地聆聽着，因爲他在這裏食這份錢事的飯已有十二年了，他一直沒有移動過

工作崗位。他隱着近視的眼，看見更換了七次主管長官，九位科長，其他的同事進出，遷調，更不計其數。他是駕輕就熟，一切了然於懷，有什麼事交辦都是用點點頭表示。

他自進了這機關，這機關會爲戰局形勢的轉變，從原來的省垣遷到另一個區草棚窠篋的新辦公廳來，及後因爲戰事吃緊，影響到新遷草立的地區，也曾奉命疏散，跟着大隊轉到另一個山縣，及後前方軍事勝利的好消息傳來，不久又遷了回來，再後那在臨時性的辦公廳，另擇地點改建較爲堅固雄觀的新房舍。他是風來隨風，雨來從雨，大家說搬就搬，說桌位轉移新方向便轉移方向的。他不出主意，一任同事們的指使，人家說他這兒好，他也感到不錯；人家要他那兒好，他也一點沒有反抗的遲就着。總之，他在這機關裏工作，美其名是盡忠職守，要是不客氣地批評，簡直是一尊沒有靈魂和思想的機器人。

每次的紀念週和各個小小紀念日的集會，他一定要到場，集合時默默地排在末尾，但是，後到的同事趕來，他又夾在排中間了。除了報數時惟恐報錯，預先輪轉着近視眼，細心認取在上的同事，以備到了他時應一聲數目以外，又是不動聲色。如果隊伍列爲雙行或三行，他必然地站存二列或三列避免着。到行進時，隊伍中發出無數的攀談細語，他老是沉默着跟着他們走。就是有好事的同事誘引他說話，而他老是把頭點點，或許用鼻孔咕的一聲，遇到對方所問的一定要置答時，他寧願犧牲說話的天賦本能，搖搖頭，同時把眼睛投到另一個地方，彷彿沒有聽見一樣。久而久之，許多同事知道了他的脾氣，與其說是了解他，不如說是瞧不起他，以後，再也不願跟他談論什麼了。

到了會場上，大家對標上說話的不感興趣了，或許是用鞋尖在地上劃着字，和其他各種簡易圖畫，經常是互相嘲笑和批評，或許是亂談些什麼小事情；方班却鐵塔一樣站立着，十分用心地聽，眼皮眨成了一綫，向標上凝望着。有時聽了感動的話，一陣痙攣從心頭湧起，流濕了他的全身，嘴脣微微地扯動了一下，但是，無論怎樣，他不會喊用聲來，美

雖然他常聽所聽的差不多是同樣的一套，沒有多大的變動。尤其是紀念日與節日，每年所說的差不多一模一樣，像留聲機裏開出來的聲音，方班聽它，彷彿對於他本身的工作一樣的認真不苟，從來他不發生厭倦，甚至嚼嚼一響。

等到解職以後，他一個人照例沒有同事去理會他，而他也好像不希望有誰來睬他。要是同事們要到街上走走，他感到這是浪費了時間；抗戰時期，一人要作十人用，一錢要當十錢用，只是沿用着搖頭，表示不豫奉陪，或是少陪了，自己一個人寂寞地拖掃司的那樣上樓下直的影子，回到房子裏，洗衣服，補襪子，檢點零星的器物，打掃地板……總之，他的事多着：假如他自己的事做完了，仍然是自動的替同房的同事整理這件那件，義務地為人盡心盡力地服務着，從來不希望什麼報酬，連一二聲感激，他也不曾打主意冀求過。

和他同房的同事起初對於方班的好心，非常地感激，說了許多道謝的話，可是，他滿不在意的只是搖搖頭，再搖搖頭。以後買肉有什麼食物，請他來同吃，他老是找着工作尋着，同事有些說他客氣送一份給他，他總是搖搖頭，從來不去染指。及後，同事們習慣了，不但不感激一句，有食物時好像忘了他在旁一樣，大吃大喝，連招呼也不向他打一聲了。他也不會生氣，一樣把剩餘的時間幫忙他們公事和私事，一絲憤恨的心事也沒有。

同事們的要求是沒有滿足的，並不因此原諒他，了解他，只是把他當做一名忠僕，對他的地位不當做同事來看待了，上辦公室在簽到簿上蓋章，為了避開麻煩甚至有時怕忘記，都把私章交給他代簽，他當然是不會感到麻煩拒絕那託負人的。甚至輪流值日，記工作日記等事務，也交給他負責包辦。他也從來不見推辭，而且，他答應人或者沒有答應接受過來的的工作，從頭到尾辦理妥安貼貼，如同自己份內的事一樣，不彼此，不計難易，必求完滿，成全。

再後，同事們的要求苛刻起來，因為事務太多，一天不能完全辦妥，有的不甚重要的私事擱置了一些時候，同事詢問他時還沒有做，方班站起來搖頭，眉頭為皺了一皺，充分湧現懶惰不安的神態，近視眼眨着放出請求原諒的光來。經過這一問以後，他到那天晚上，必然是閉着夜工，一直到了深夜，等到精神萬分困疲，再也支持不住的時候，連嘆

息也沒有的回到床上就寢，第二天又一早起來。繼續地做：等到做妥以後，他交回負責的人，總是有說不出抱歉的樣子，鞠了一個躬，又三個鞠躬。

方班在寂寞，孤獨，沉默的日子裏，天天過着苦幹的生活：他在工作多，薪水少，義務重，權利薄，環境裡苦幹了一年，二年……一直苦幹了十二年，仍然是一名錄事。

這點或許第二個人不會相信，論年資，論操行，論工作成績都應該要晉級了，可是，他的出身和遭遇，方班自己明白。

他在二歲的時候，他的故鄉鼠疫流行，他的雙親同時給無形老虎吞噬了青年的生命，他沒有父母慈愛的日子以後，由他的舅舅接過去撫育。舅父是磨豆腐的小販，舅母孱弱多病，家庭的經濟非常艱苦。上要侍奉方班的外祖父母，下要養育五個女兒，而且方班移直到這困苦龐大的小販之家以後，舅母又繼續再生了兩個表妹，一家十二口，老的老，幼的幼，老的只會開口來吃飯，幼的只會張開嘴來哭喊，雖然舅母經常支撐起病弱的身體，三更時分起身來磨豆腐，轉着沉重的石磨，苦楚苦楚地聽石磨磨着苦痛的呻吟，因為捱不過辛苦，常常這份辛苦變為憤怒，遷怒地於他地罵起來，怪怨自己的一家飢餓已撐開大口，貧窮已壓開了墓門，還要將親戚的兒子要來養育理由是：寧添一斗，莫添一口，舅父向來也不示弱的，生活壓他低頭，已痛覺苦惱，加之妻子的叨，怪怨格外難受，所以也咆哮着：養女不中用，養到十八歲都是他人的，一個外甥不養却養着一羣女將，不但對不住亡妹，同時還會惹起大說閑話，舅父是怕人說閑話的，他雖然貧窮，移挽米糧及豆類還異常英敏，他常常給旁人贊許：牙齒可以當錢用，就是幼年的方班也曉得舅父的信用是非常昭著的。

舅父雖然是疼他在心裏，在外頭信用也够好，可是畢竟是貧窮，吃去了的米糧，磨豆腐的黃豆，對於說信義的人，它們完全是說實際問題。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吃完了就是吃完了，沒有了黃豆磨豆腐就要叫顧客失望的。在這種困難的生計之下，舅父回到店來，很少笑臉，而且說話的聲音粗大宏亮，加上時常暴怒。在這種情形之下，方班自懂事以來，便是在狂風暴雨和驚濤駭浪的境況下過日子，在轟雷急閃的怒吼裏討生活，爲了四五個表姊的猖狂，一個無依的小靈魂，在無庇護的惡劣情

勢下壓迫着，欺凌着，從小便低下了頭，養成了聽長輩的吩咐，平輩的指使，不敢反抗，不敢表現不滿意和憤怒，永遠地感戴得慶再生的恩德的福蔭下沈默着，苦幹着，成爲一個現成的奴隸胚子。

到了免強可以拖得住水牛，不會給牛昂起頭角壓透背上的蒼蠅扯動繩子拖住的時候，便和舅父牧牛，免強可以包得住豆腐包的時候，便幫手裹豆腐包，和洗豆腐帽子等，到了跟着石磨的拖鉤走，能够拉動磨石的轉動的年紀，（當然是牧牛，包豆腐，洗豆腐是份內的工作，）也就喘着粗氣拉磨子，成爲他每天必修的早課了。

方班曉得了舅父家的貧窮，接受工作的磨難，從此曉得生活的困苦，生活的担子的沉重，生活的枷鎖永遠扣住了窮人，而且是一代二代不容易擺脫。因爲自己的肌肉緊接在枷鎖上，自身的體溫和血液也像和它發生下密切的關係，日子久了，它發生白亮的晶光，雖然擱置在陰潮的低濕的地區，也不容易生鏽腐敗脫落了，他每天最早起來，一聲也不響的點燃了燈火，默默地走到石磨前，用力拉着磨子轉，不停地喘着氣，跟着磨鈎走，叫磨子爲他唱一闕生命的哀歌。

帝國主義者向中國進行經濟侵略，把他們國內生產過剩的貨物，大批大批的運到我們的領土裏來，不消說各通商口岸是他們的大吸盤，連小城市以及農村也給運多手足的魔鬼拼命地剝削，吮吸，於是農村經濟趨於破產，到處現出貧血，蒼白，枯槁，瘠瘠，半生半死地支持着殘軀，氣喘吁吁地艱苦地苟延着。

方班的舅父的豆腐店的生意，天天平淡，銷路短少，利息益微。外祖父母們不曉得是日本帝國主義者們侵略的結果，方班當然更是茫無所知，除了舅父以外，全家能够說話稍有力量的，都怪怨：自方班到來以後，便帶來了這無形的劫星。偶有不如意的時候，老是一套反反覆覆地叨叨着。方班只有暗自嘆息自己的命運的貧賤，潸潸，默不作一聲，甘願接受這一份責難。日子久了，連他的大表姊二表姊她們也學是學非的咒罵他，他爲了想到自己連累了他人，亦照樣連瞪一瞪眼眦呲牙的勇氣也消失了。

沒有辦法挽回大局，舅父家的景况急轉疾下，而十七張嘴和胃囊的消化力，相反地會萎而增強起來，舅父對他雖然沒有改變基本的恩愛，那羸弱一再給他委屈的事件，方班經常是大大小小的幫忙着他。每天一早

挑了豆腐担到鄉下去叫賣，盈利的微薄，終於無計挽回舅父更多的笑容。從飯裏雜入甘薯一類的雜糧度日已是平常，就喝稀粥過日也並非一朝夕的事了。一家糊口成了嚴重的問題，外祖父母的補品當然更談不到，這慶着外祖父母生病沒錢請醫生買藥，在一年之內隔不到一百天內死去。泥閉了兩張口，本來是減少消費，因爲舅父愛操面，死勁挺起腰肢來担承家事，除了賣耕牛，賣去了兩位最小的表姊（舅父的意思：大的雖可多買幾個錢，但是可以幫手，暫時留了下來，）仍然不能消滅那不講情面，幾次要石塊來敲舅父牙齒的債主們的兇狼。

他的舅父的牙齒終於自動脫落了好幾顆，這，不是債主們敲落的，方班知道得很清楚。說明依期還清的款項，變爲產業抵押高利的盤割着的債戶了。

這家豆腐店，也即是住家，高達三層，店裏的人馴滿了四口，繼續起像個，修葺，粉飾了一回，放了兩三塊玻璃瓦，明朗化起來，租給一位老學究在那裏設立私塾授課，每年收回微薄的租金來抵償一小部分的高利的支出。

這是方班在貧瘠生命的磚地裏，開荒拓土的好機會吧！黑土上開始吹來了春風，灑下了雨露，並且播下智慧的種籽，在每天老師散學後，方班工作完畢的夜間的燈油下，抽起識字的嫩芽來。他的表姊逐漸借故逃學，自修更不用說。方班雖然總是保持他最大的沉默，或許就因爲沉默，心機特別地靈敏，接受力也特別地強健，只消稍有空暇，他便走上三樓倚在樓門口，沉默地站着聽聽到口角流下涎沫來。縣府的督學沒有查封這所私塾，一直繼續辦了四年，方班除聽懂許多歷史故事，和什麼字都由類推，曉得怎樣組合，裝配外，他抄完了一本字典，幼學瓊林千字文，百家姓那更不用說了。方班用了這樣的苦功，字義仍多不明白，可是寫起正楷來，却真如塾師的稱贊「青出於藍」了。

他的舅父以後又嫁了兩個大女。爲了舅父一向愛操面，老是經營着虧太的事業，聘金不够粧奩的支出。到了方班十八歲那年，舅父流着外祖父母死後不曾流過的淚淚對方班說了許多話，說是於今艱苦地撫養了他成人，總算免強對得住亡姊和她的遺孤了，他嘆惜着年老無兒，希望的不是方班的表姊表妹，更不望他唯一的承繼人「依赫真傳」——甥承舅業，一生一世在這個不成市的豆腐店裏孤孤地過一生，因爲方班的舅

不長女的編織，在省垣開一家小食館，被且商得同意，爲了外甥的前途，事關制勝機有力的助手，要他到大市面去謀生路，去碰貴人。

沈默的方班，陪著舅父滿着最感誠的熱淚，口是不住地敲着頭，嘴裏上滿着茫然的苦澀，不知如何生活的驚怕的痛極，他思的大都市，有兩灣那樣的金山，風神榜上的法術在那兒表演。……終於，拜別了舅父，表姊妹，和那驕角上經年累月，從跟着走到站穩定腳踏動的石磨。

不知方向，不知來路，便闖進了美夢裏，方班初到了省垣的時候，等到進了親翁在巷仔裏的珍小，謙就，陰暗，連舅父的豆腐店都不及的小食館裏，他才如夢初醒的知道生活改變環境，改變了方式；但是依然一樣的是同樣多的工作磨難着他。外面的情形確有點像他的幻想那麼離奇，古怪，多新奇樣，對於一天忙到晚，繼續忙到子夜的事務，嚴酷他拒絕他去享受。

一年以後，方班除了很偶然的到街上走了幾次以外，所增加的見聞仍是很少很少，只是從店門口斜穿出去望到的大馬路上來往的車輛，仙子一般的小姐姑娘，可是角度不大，還沒有看清便不見了，那家小食館除却是每天擠着拉車夫和苦力們外，很難得見穿中山裝的學生，公務員，穿若胸前的衫開了個濕點領，結一條炫眼的帶子；以及穿花衫的，捲髮粉飾的，却從沒有進來賞光光過。

在舅父家時，舅父爲了不服窮，常常道嘆「叫化子都有三個好運」。方班自出生以來已十九年了，可是連叫化子都不如。他很清楚的記得：是那一天下午，忽然闖進了一位穿著開湯匙領的青年，身旁還隨着間或從他。那條小巷走過，用手巾掩鼻子的姑娘來，臉上很苦澀的說是我等老板，那時方班正抽空在桌上寫字，他有點顛抖地沿手梯爬上閣樓上去，打算叫醒正在午睡的親翁時，那一對年青夫婦，不敢坐下就離的燈上，店裏裏又有一種值得欣賞的裝置，於是，爲了不耐煩，便翻起他的寶字本和手抄的字典和幼學瓊林來。

原來這位來客，是和這小食館的老板是同鄉，是在現在方班辦公的地方法任支書組長。方班爬上了櫃檯見老板正在入睡，不敢大聲叫喚。在剛熟睡的人，往往睡覺特別遲鈍，這遲遲的時間，弄知就是方班開景運的金鑰匙，達到被人享識的權榮。等到方班鼓起勇氣叫醒了親翁下來時，

雷雨篇

綠茵

黑雲滿佈着天空，不知在天的那一角發出轟隆隆，轟隆隆的聲響，很像喉子在怒吼，似乎要藉着黑雲的掩蔽而發洩它潛伏在胸中的積憤。眩惑人目的電光在灰黑色的上空上抖跳，像探照燈不時地發出短速有力的光輝。一切在奏着不合拍的交響曲。一會兒，滂沱的大雨奔瀉而下，好幾處的瓦簷瀉下一條條銀白色的天然自來水。

在一間古老式屋子的二廳裏，正中擺着一張八仙桌子，桌上鋪上一張半新舊的深紅色桌布，上面零亂地堆着一些碗筷和吃過的飯菜，了頭秋蘭正低着頭收拾碗筷。這是瑩玉的媽媽五十壽辰的晚上，客人都散去了，廳裏只剩下瑩玉和媽媽，還有那幾天從家鄉到城裏來的瑩玉的嬌嬌，一同圍坐着談心。

「秋蘭，媽媽把圍巾拉緊了些，望了望窗外的雨點。一順便把門帶上吧。天氣有點冷起來了。」阿嬌看見秋蘭把門帶上了，於是把那張刻劃着幾條稀疏的皺紋底面孔暑暑掛高了一些，那深藏在緊皺着的眉心的旁邊的沒有光彩的眼睛，望着瑩玉的媽媽底給命運的侵蝕而瘦削的面孔，和他額上的疤痕，這疤痕深深烙上十五年前的悲慘

史，時間彌補不了命運遺留給她的傷感。十五年前的冬天，爲了瑩玉爸爸的死，給苦痛奪去了她生存的勇氣，那時候她瘋狂地哀叫着，交流的淚淚濕透了散亂的黑髮，憂傷的悲奮使她毫不吝嗇地把腦袋碰到暗灰色的牆壁，然而爲了那雙可憐的孩子，她終於忍着血淚，將丈夫遺留下的十數萬財產撫養着這雙兒女，期待着他們的成長。這時候她看見嬌嬌在盯着她，那沒有光彩底眼睛現刻却變成了兩度有力的電光刺進了她的底心坎，使她回憶起十五年前如煙的往事，像有一隻巨大的魔手壓倒她懦怯的心靈；回憶使她忘記了身傍坐着的女兒和嬌嬌，浮現在她的腦海裡的就只有昔日丈夫豐盈底笑臉，只有那在家鄉給叔叔賣去了十數畝碧綠色的田野，只有……一切都像外面下着的大雨和轟擊着的雷電毫不留情地在她心裏敲擊，淚水也不禁從眼眶裏偷偷地滾了出來。

「二嫂！這年頭，什麼都變得開一點，誰家沒有個碗大碟小的，總得眼睛半明半暗，自己的身體要緊呢！」

「四姨，你怎麼知道我的苦衷

彷彿剛才的原意來拜訪而放在第二位，對方班的字提到本題上來了。

那位文書組長和他的太太，對方班的書法的稱許並不放鬆，於是詢問起他的身世，學歷……方班萬分愧感地不出聲，他的親翁代他殷勤作覆，間有不明白的詢問他時，他簡單答覆一二句，臉孔已通紅起來。及後那位組長再叫他試筆，爲了他下過了苦功，那時的心裏雖確是有點慌亂，可是，寫出來的字，俊秀，端莊，即不讓於其他的字跡。

就在這個奇巧的幸運的好機會下，方班穿起了公務員服裝來了。在店員們羨慕，親翁恭喜的歡聲裏，拜別了乾癸的小食館，油膩的桌燈，和快烘地，嗚啾啾地哼着單調小曲的汽灶……到了至今還是一樣名稱的機關，一樣苦幹着錄事的工作，一直經過了十二個年頭。

十二年，在人生的旅程上是好長的歷史了。

方班在寂寞，沉默裏，足足苦幹了十二年。

十二年如一日，在方班——苦幹着沒有喘息地工作着的人看來，一天不到一瞬眼，一年也不過等於一天，而他所感到快的是那些上司的調動和升遷，而他自己本身感到有點變異的，是髮鬚粗硬起來，眼睛要淚近紙面，睡眠時的用枕也愈墊愈高，增添了頭腦暈痛，心臟跳動得很劇等病狀以外，就是在親父豆腐店裏拉磨手拉到手背上的栗子肉，在小食館裏較好的營養得到的臉上油光，可不知什麼時候連告辭一聲也沒有的消失了。

在這個不算小的機關裏，有時劇團演劇，送有贈券，少的時候不消說論不到他，多的時候分到了他，他自顧一下，瞧見制服有幾塊補釘，且褲襠得不能出來，於是凡有同事向他索取，他必然是密密點頭示諾；甚至工友向他要票，他也從不推辭。

到了年終考績時，主管科在出的品行欄裏所填的成績也不會高，有的科長帶他「老實無用」，有的苛刻地指責他「狗守死屍一槩呆笨」；有的特別批明「體格孱弱，不堪久用」，有的附言「沉默寡言，僅應應付本職……」是以，方班真是始終不如一個叫化子，一生再碰不到第二次好運。

難道十二年裏在他頭頂上的位置沒有開缺嗎？不是的。有好幾科科長打主意提他，不消說另有人介紹時方班被「攔截者」先得；還有好幾次因爲旁的同事指說他毫無學歷，爲避免旁人說話而作罷論；有一次他

「她從衣襟裏拉出了一條手帕擦了擦眼睛，「瑩玉出生才一週年她媽

爸爸就去世了，我好容易一把屎一把糞的把他兒妹養大了，現在不單是沒日草過半點兒福，你看祥麟這

要日夜沉醉在窩子裏，店子裏的生意只管交給伙計，大呀小呀，自己一點也不管，就是敬着我今天生日也不同來，養着這樣的兒子，還不知將來怎麼樣過這一輩子呢」；

「二嫂，這你也不能完全怪他，他已經是十八歲的兒子了，你也早該管他成家立室啦」；

「這倒我早已想到了，可是，他總是說要自己喜歡，人家來說親，他總是不答應，我也不管這些事了，兒子長大了，那裏還有我們做媽的說話呢！」

「現在的世界比不得從前了，什麼也還得一將二就的，況且他是兒子，那麼你看他喜歡誰就只管替他娶過來好了」。

「我的天！你怎麼會知得到呢，聽說他在外面包了一個姨子，你想着，我怎麼容許他帶這種人回來！古語說得好，姨子總是拜不得神，兒不得人，要是我答應了呀！我們王家的門面家風都要給他丟盡了。」

「二嫂，這年頭裏就是頂好的家風也顧不得了，只要娶回來有生

有養的」。

瑩玉聽了她們的嘴臉，心裏覺得有點不舒服起來，她忍不住擰嘴說：

「你們說的都不對，我們學校裏教師說過：早婚是不好的，將來養出的兒女都很弱，哥哥這樣的年紀我看還是不必急切替他成婚，到客子裏嗎，只要你多管教他就行了」。

媽媽本來是滿愛瑩玉的，聽了她這番話，便帶着微笑對瑩玉說：「這番話也很有道理，可是再過幾年，我不知有沒有抱孫子的運道兒了」。

「不能夠依她呀！我們王家現在就只有這兒這一丁了，將來承香繼祖都指望他，我看還是及早替他娶一頭婚事，再也用不着擰嘴掛肚的」。

「呀呀」，嘴掩着的門開了。進來的是一个胖胖的青年，穿着一套嘩嘩衫褲，腳下穿一對擦得發光的皮鞋，頭髮抹得油膩膩的，一踏進了門，一雙烏黑的眼睛向瑩玉怒視着，牙齒緊緊地咬着紅黑的下唇皮：

「瑩玉！你說我什麼來？」

「有說什麼呢！只不過談談家常事嘛」！瑩玉半怒氣半畏懼地說「哼：別以爲我聽不到你說什

的職員方應，科長也完全同意。主管官也答應了，可是叫了方班前去談話，他一句話也不說，不住地搖頭。好容易才說出一句：「人生以服務為目的」的話，到科長力主升級，他搖頭不聽，還擺着手，因為他這本職出於他願，結果也沒有法子可勉強；但是，在空缺一點鐘沒有新補以前，方班一機靈辦着二人或三人以上的工作。

至若他每月所得到的生活費，除了伙食，和千急萬需的應用以外，一錢不剩的寄給他的舅父。初進這機關時寄回去的錢，舅父家可養活四口人；更借助他的經濟力，還還了好幾年老賬。到抗戰以後，薪水雖然有增加，還有津貼費，補助費，但是全寄回去，仍接舅父來信說，表姊完全出閣了，寄回來的錢不夠他老夫妻兩口半個月米糧的支出了。

方班想不到半點辦法來解決這問題，想到他的養育，完全是舅父的深恩，請着來信，不住地搖頭；有時伏在案上，有時又靠在靠背椅上，有時雙手摸着額上浮出的青筋，和撫摸燙得炙手的雙頰。——但是，方班仍是沉默的方班，從豆腐店裏寄來的痛苦音訊，在他乾燥的心靈裏砍折了他的自滿。知足的花果。

以前的好機會——科長力保薦他晉級他想到了，他心裏計算了增進的數目，和加級數，但是和舅父來信相若的日子來比較，仍然是無濟於事。再升到組長的收入，同樣是解決不了舅父母兩口的生活，終於，還是感到消廉操守的好。然而，舅父年紀老了，次次說來信都指望他一人，到了三四月時候，既着更重的痛苦，說是寄回來的錢買米煮粥，也不夠十天了，……方班無計可想，痛苦着，沉悶着，天天思念着在飢餓上扎拌着的一對全依靠他的老夫妻。

他的手顫抖了，他的頭腦痛痛，神經疼疼不主地搖動着。抄寫公文的速度慢了，日常常抄錯字，浪費紙的數目增加，在辦公費細細的情形下，組長的話也多了起來。爲了神經衰弱。精神恍惚，同事們的工作不能幫忙了，和房子內打掃收拾的時間抽不出來了。……方班工作的時間沒有減少，效率却打個大折扣。於是同事們也罵起他來……

爲了無法解決舅父母兩老的生活，苦思苦想。起初失眠，終於患了病，躺在床上發着高熱，自己無餘請醫生服藥，同事不來詢問他，工友不來料理他，現在苦幹了十二年餘事，——方班，他再不能上辦公，痛苦和高熱的煎熬也使他不能再沉默，熱着高熱，張開了咀，噁噁地呻吟，再也忍不住地噁噁地呻吟着。……

三、四、自杭州

麼，可知道我站在門外聽你說話也有整整的半個鐘頭呢，嚇，了不得，你倒管教我來了，我問你，我結婚不結婚又與你有什麼關係？」

「我並不是管你的事呵！人家不過說說早婚的害處？」

「你還要硬嘴！」祥麟用力地往桌上一拍，透用那沙啞的嘶叫聲罵着：「老實說，人是我自己喜歡的，我要怎麼樣就怎麼樣，我喜歡的誰也不能干涉我。」

「……」

「爸爸就只有我一個兒子，就算用錢也是用爸爸的，爸爸留下來的家產並沒有你們女兒家的份子，你是早晚也要滾出王家去的。」

祥麟沉重嘶啞的聲音在屋子裏响着。這時璧玉再也不能忍耐下去，她的心像給巨大的鐵手緊壓着，辛酸的淚水從眼眶裏滾了出來，她從衣襟裏抽出了手帕拭着紅紅的眼眶，急速的吸泣使兩肩不斷地發動。

璧玉看了這情形，心裏添上無限的憂鬱，她用同情的眼光望着璧玉，把那滿是皺紋的手溫柔地撫着她的頭髮，吐出中年婦人特有的柔和的語調：

「不要哭吧，哥哥說你一句又有什麼要緊。」

「四姨……」她再不能說下去

於是依在牆上的膝上嗚嗚地痛哭，停了一會，她抽泣着說：「這樣的日子，你叫我怎麼能過下去，呵！我還是跟着爸爸死了的好。」

「哭什麼！我們都不是人，總要我的手脚一伸，眼睛閉上了，他才不會回來吵呀鬧的呢！早知今天，我還是早一點死去，那就什麼都完了！」

然而這沒有效，祥麟知道媽媽不敢怎樣難爲他，所以仍是指着妹妹不饒地罵。

璧玉看見他還是不絕地罵，於是半討好地說：「麟兒，小孩子的話你理她幹麼？你用爸爸的錢是極應該的，就是討媳婦也應該的。」

祥麟的心似乎漸漸平靜了一些，但是眼眶裏還像含着有不可發洩的怒火。

屋子裏的空氣是沉悶的，只剩下璧玉的吸泣和媽媽的長吁。祥麟不耐煩地站了一會，便蹣跚沉重的步伐走了出去。

外面的雨聲也帶着皮鞋聲的消失而停止了，雨已經過了這次的沖洗，再不像先前那樣地像絞着肩膀畏懼人們的踐踏。這沖激給它們帶來了歡快，光滑，使那路上的泥濘底面孔露出了天真的勝利的笑。

卅五、四、二日脫稿稿子翻

回家去見媽媽

盧森

1

這次

真的不講假話
要回家去

見媽媽——
給媽媽一見了

從小時候給

隔壁屋的阿施

打了沒氣透

暗罵他「大蕃薯」的

欺負了一頓

回去投訴媽媽了

2

回家的那天晚上
想起很多很多的往事

媽媽很怕惹事的

我搶阿兵

人人叫他「老將」的黃豆包

給他咬了牙印哭了

媽媽只顧趕蒼尾

和我拭眼淚

抹乾口涎

低頭軟聲和氣說

「跌了才會大
打了才會乖」

我聽了很入韻
好有趣味——笑了

我搖着身子

笑出兩條青鼻涕

打媽媽

我笑

媽媽也笑

「還細打媽 媽歡喜
大了打媽 才惱死」

媽媽不生氣

我扯羊蹄的柴尾

給她擰了一塊青斑

或抓起一條血痕的時候

又用萬金油和我搽着

「上屋人教子」

下屋人子乖

乖乖 你聽鄰家教子吧

好孩子不用多說話的呀」

媽媽是好人

不罵我

不罵別人……

媽媽是好心人

不然

爲什麼常常罵自己

「我不好，命更不好

三十二才生一條蟲……」

3

我是叫「媽媽」的

給人抹了許多臉皮

羞辱我

說我是沒面目的

說黃牛面生毛的

才叫「媽媽」……

改口叫「阿媽」

又像山羊嘍

我是很生疏的叫

媽媽也很生疏的聽

常常叫她不知應

我有點害臊了

這樣

我仍舊叫着媽媽，媽媽……

4

小時候

我學叫「媽媽」的時候

我學走路的時候

撲到媽媽的懷裏

不知她怎樣笑法

到我學單腳跳步

跳到媽媽的身邊

媽媽笑得眼角上好多皺紋了

但是

媽媽的笑還好紅艷——

元宵夜掛的摺燈那樣

充滿着溫和的光亮

春三月香簾裏的承那樣

盈沛着醉人的微紋——

我要投進笑渦裏去

才火起流星一般的水花

噠噠……

我最愛聽媽媽的笑聲

媽媽不很好笑

我去搗她的胛肢窩

腳底皮……

媽媽笑了

我想到了就說

長生樓說的話我記得

我照樣的說着

「惜老公

惜老公

怕癢惜老公……」

媽媽用眼睛瞪我

吓我神規矩

我沒有趣味

廚房裏燒火

燒得哄哄發响的爐母

笑得臉孔火一樣紅

媽媽却不知何故哭了

5

我曾看過媽媽哭的

哭得像雪人見了陽光

漸漸溶滴的淋漓

像泥娃娃掉在水裏撈起

越拭越難看的樣相

我想勸媽媽

想不到共讀的話

我沒有媽媽的口才

只是默默地

看媽媽閃光的淚水

沒有什麼躊躇的

流瀉在大成藍的衫上

大成藍藍得許多斑點

媽媽

還拉着清鼻涕

搖着頭不聽我

我不知什麼得罪她

想不透 好不舒服

我給打痛了不哭

媽媽人家不打她也哭

難怪媽媽說我蠻

我蠻

媽媽不蠻——

蠻是好的

不折不流淚

媽媽哭了不投訴人

也不肯給人看見

常常自言自語

有時摸自己的臉

有時摸我的頭……

在日間

我故意的裝作一聲

「誰叫我啦

就來呀……」

就衝一樣走出去

丟下媽媽對手中哭泣

6

走出去

有晶藍的天

比媽媽衣服美得多的圍裙啦

天上的好太陽

撥着金色的繁絃

條條那樣啊

望上去還震動着

不是媽媽抽噎的樣兒……

龍眼樹

它愛鮮一窩蔭涼

像老母雞一樣

它的兒女是龍眼象

是薄翼蟬——

咳嗽唧唧的鳴着

我爬上去

就討厭我似的不和我玩了

蟬討厭我

我用蛛網去黏牠

龍眼象

穿得真排場

斯斯文文好體面

可是不會歌唱

像屋後村裏的張燈子

我躲在樹葉床裏

唱着游仙歌

聽見遠遠的小同伴

叫着他的綽號

他走過來

我像龍眼象不出聲

龍眼象好苦惱

我却忍着一肚子好笑

風 流得很長調

好自在地漾着漾着

我彷彿聽見它臉上的波瀾

是憂愁不定

大概一時想不出唱什麼好

7

好些時候

我和同伴在樹上結親

不用結綵有天然的禮堂

樹葉還可做花帽

捲葉子當笛子吹——

吹時說的話就是迎親曲了

從這株迎送到那株

在樹底下斤拈錢兩

或吹淨了石板

邀同伴玩三棋

下到鼻涕流出了

就放在衫褲上

我們砍竹做槍

用石子做彈丸

在屋圍化胎上開戰

畢畢勞勞……

石礮當礮溝

竹籬做盔甲

阿兵的爸爸

好像沒有做過小孩子

陰陰地走過來

大的一巴掌
小的五指擊
我跑得快
有沒換打舒歡喜

他說這代孩子更兇了
他說這些孩子不想書了
他說早死爸爸沒教訓了
他說射瞎了他的兒子的眼睛
要挖射手的好眼睛來接駁了

8

散開了
去散了
打仗的興趣沒有散
我要去射鳥雀的眼睛

峯園樹
是鳥雀的國樂社
牠們和着風琴跳着唱
我總打落槍招來做音樂師
彈子從入口處漏了
彈子未到達又掉下來了
——好惆悵呀

媽媽喊我「細狗」
人家叫我「餓狗」呵

我爬到梯欄上
天天小麻雀攪擾攪出

那裏有窩吧
窩裏有蛋吧
得得很
連人帶梯掉到梯欄下

媽媽聽見了說
「你這機沒靈性啊」
頓着地「跌石頭」
「跌石頭」的哼着罵着
很快拿了紙鏟掃着叫魂
把紙灰粘到衣兜裏
和抹到我的額門上

媽媽叫着我的名字
——邊走一邊叫
引導她的蟲歸去
引導我的魂歸去
她唯一的希望也歸去……
而我聽見同伴們
老虎打山羊了
放飛一般的跑過去

媽媽見我跑着跳着
媽媽的快活
也在她的心裏跳着跳着
有時我失意
不出聲

坐在門簾上——
看壁虎捕蒼蠅
媽媽家的好秩序……
媽媽就着急起來

手掌按在我的額上

9

我讀書了
很多菜送老師
老師因此很疼我
叫我過去
摸摸我的肚子
我報告這樣
他也跟着說的是的……
我報告那樣
他便接着說不錯在這角落
他說你吃得太多了
老師沒有菜送飯呢

老師的牙齒很黑
呼氣也很臭
和爛蘋果的腐氣相仿
因為我不曉得罌粟膠的
氣味是怎樣的味道啊

老師的房門閉着
誰也打不開的
有些同學說
——老師臥在枕上看花燈
有些同學說
——老師坐在席上抽陀螺
有些同學說
——老師躺在床上開金鍊……

午後

房子裏雷吼了
他要我們瘋癲不敢抓
我們一個個走到張屋圍
打動斗啦
坐竹籬欄斜坡啦……
老師像雷公那麼可怕
專打不怕雷的我們

10

黃昏
天上的紅霞
她不會寫紅字
很浪費的
在山頂上畫圖畫
我十分嚮往她
想到有一天爬上山巔
也繪一張畫送媽媽

我想起很多神話——
天上有仙人
仙人不知吃什麼
我想一定是吃星
星就是白飯……

聽說天上有惡狗
比地上的更兇惡
他發狂時
白天吃太陽
晚上吃月亮
我要用孩子打牠……

我穿著一縷縷流雲
髮是好軟的

一定很舒服

有一天我要到那兒

繼續到第二天日出……

我要睡太陽起身時

怎樣打扮梳裝

練的什麼夢的胭脂膏

臉上搽得那樣嬌紅

那樣好看……

我愛賞月亮

「你這夕東西

攪什麼鬼把戲

有時早 有時夜

有時圓 有時彎

誰教你這樣借皮的……」

想到媽媽叫我了

還不想回去

11

回到家

媽媽叫我穿衣

揀實肉醬裏給我吃

編編邊我去玩了

草蟲邊我去唱了

青蛙邊我去跳了……

媽媽要我編雞不肯

媽媽要我編飯不肯

連洗澡也不肯

腳底也不肯

我真頑皮呵

媽媽聽見把卷卷

分送給同伴吃說道

「分食才肯大」

聽見把卷卷餵狗了

回去時就問我

「卷卷是雞打的樹打的」

媽媽好辛苦呵

我想起來了

媽媽夜夜看田水

媽媽朝朝丟捲架

媽媽替人還牛工……

一天到晚沒休息

山上去割草燒

到園裏去種菜

和人家種粟子……

媽媽一天做到兩頭黑

稻是媽媽時的

瓜豆是媽媽種的

年年結幾回的蛋子樹

也是媽媽從遠地帶秧子回來的

點燈的油

慶谷的食

盤的被窠……

都是媽媽肩頭皮

腳底皮

磨出來的

媽媽是生產者

媽媽是創造者

媽媽呵

爲的是什麼呀

12

我認得出

門外的春聯字了

我讀得出

迎神的祝文了……

——迎神的元宵夜

我早就學好做鼓手

指揮着同伴

還有平日罵我的叔叔伯伯

也聽從我的手勢和心意

我告訴媽媽

有人稱說我的鼓板好

媽媽歡喜

媽媽笑着

元宵夜是通明的夜呵

它有美妮的眼睛

它有好看的花朶

真是熱鬧

天上的星也像不說話

有些溜下來看景緻——

好玩的景緻

我不用媽媽帶

也不須媽媽允許

一會跑到神宮裏爭拾爆竹

一會跑去聽劉姓鑼鼓吹

下村的舞獅的來了

人圍成一個大圓圈

才擠進去又聽說放孔明燈了

阿兵他們放火鑽了

大番薯他們又點鑽蠟花了

……

迎神的日子

不是神的世界

是孩子們的世界呵

我歡天喜地告訴媽媽

我晚上跳下告訴媽媽

13

天早

許多人集福祈雨

不像迎神時那樣好看

大人們也不笑了

有的像喪失了什麼在沉思

有的像期待不來的驚約

有的像預感着痛的驚惶

有的像沒有把握的猶豫……

大家聽着神與人的媒婆
——扶仙的人說着
讓乾枯的心
給酒一陣安慰的時雨

媽媽說
「我的肉也瘦掉了……」
我只聽見媽媽的眼珠子
是乾枯旱澇的
而且有許多瘰癧
不容易癒合似的

媽媽吃一碗飯
不但是那麼艱辛
媽媽的肚子
還是氣袋嗎

媽媽一件件的告訴我
起初我聽不進耳
以後
聽了媽媽的話
睡不着了

當初說我不懂事
現在媽媽
聽我噴大氣
又勸我不要去想它

我聽見夜的腳步
走得那麼沉重
遲緩而朦朧的
像有權勢的人

逼着聲威擺臉色在橫行着
毫沒有顧忌的樣子

我怕黑暗
媽媽在一起就不怕
媽媽是我的燈光
媽媽是我的太陽
不是我的月亮——
有月亮晚上的房子裏
我也一樣害怕的呵

媽媽能辨出鳥聲
有例子的時候說
這是貓頭鷹
這是夜鶴鳴
這是子規啼……
因此就引起媽媽講故事
講得不長
也說得不詳細
不過我就很滿足

媽媽又講很多野草
這是依花形命名的
叫做吊鐘花
這是依葉形命名的
叫做兩面針
這是依種子命名的
叫做黏人草
還有滿天星
天下齊……
媽媽像一部

百科辭典索引——
媽媽是我的一部好書

14

我只愛玩
錢陀螺玩厭了
我又拔公鷄尾做毬子
踢到沒有興趣了
又破紫竹做竹笛——
竹笛子越玩越有趣
它會吹出我心頭的快樂
我心裏要唱的歌
它就刮刮時 頂瓜瓜

有時
我爬登高寨山去摘當樹子
有時又到田裏去撈髮蟻絲
有時又燒田礮草
有時又挖窖燒炭
有時捕捉蟋蟀——
唆使牠們格鬥自相殘殺……

壓倒了人家的稻苗
踏實了人們的菜地
公鷄尾不美麗了
笛子說是惹鬼了……
人家罵我「歪崽」
而且說媽媽的閒話
「惜子惜女惜在心哪」
呼着媽媽的名姓
指着媽媽的背影

「和城」
老了才知害自己……

媽媽默然地笑
好像還說我很好
從來不說我的壞話
——實在是捨不得說呵

15

除了媽媽以外
沒有人會愛我
也沒有人了解我
下雨了
我看見電光的刀
劃開厚密的黑雲
我不怕電的光刀
雷聲的巴掌打着山谷
我就怕它的無情
只有媽媽不怕
還在田裏沒有回來

雨笠像我一樣惦念媽媽
蓑衣像我一樣關心媽媽
媽媽回來了感謝着天
「落銀落金啦……」
山溝的水真大
也唱得真响
我想見它的喉嚨
好似要喊飽了

小溝挑起了脊骨
 乾辦的嘴掛着新條兒
 喘喘嘶嘶地吞吐着
 我應過去
 那些田地圍圍
 像是一大團廢

我告訴媽媽 媽媽說
 「不像 不像」

因為那次
 洪水割去了到嘴的稻谷
 連根割去了落花生
 曬給我們的是沙是石

媽媽聽見這回買賣說
 「人害人自古
 天害人一把骨」

16

「生女過爺娘
 生兒過學堂」
 這是媽媽撰的歌

有一年 村子裏
 請來一位吊眼皮的先生
 忽然又說背書了
 忽然又說默書了
 默書了字打拳心
 背錯書句子鞭子抽的一聲
 黑電般的在頭上閃劈下來——
 他用鞭子來創造成韻表

腳跟跟骨痛
 頭上頂着水盤呀
 踏踏粗沙地呀……
 用種種的刑罰
 俟教我們表演好把戲

送蔬菜
 送雞子……
 都送不走他的暴性
 可是我還不逃學

媽媽用多繭的手
 撫摸我的傷痕

用糞搗頭上的青包
 媽媽的心比傷痕更痛
 可是不懂外國的禮節
 從來沒有吻過我

17

到對面八里路的
 村莊裏去讀書了

每個星期天回來
 跟着媽媽走上走下
 說那學校裏有彎曲的銅管
 比竹笛子更响亮的
 問媽媽有沒有聽見
 我走後媽媽不憤
 醒來手摸不着我

以為掉到床下去了
 我也不好過的
 夢裏媽媽給我桂花糕
 夢裏叫喊着媽媽
 天亮時還有眼淚和涎液

三月天
 枇杷樹上點着火
 真是光亮

我望着那火珠火球
 想爬上去摘下許多來
 點亮媽媽的心

媽媽當我是家長似的
 報告這幾天母雞生了幾個蛋
 南瓜又結成了一個
 蝴蝶等又可以摘了

可是
 舅父送來的豆腐乾
 留下來 却給老鼠咬去一個角

哇啦 哇啦媽媽
 都是我和

18

半年半年的見一次媽媽了
 我漸漸想回家
 媽媽更不憤了
 回來時
 小狗告訴媽媽
 外面來了一個生疏的學生哥

媽媽說我高了
 說話的聲也變樣了
 鄉村裏的人批評我
 有點大人的氣象了

以前的小同伴
 向我點頭點腦
 竊笑也顯然是客氣點

他們不敢邀我一起玩了
 我常把雙手捧進褲袋裏
 說這樣玩就講
 那樣做也沒有意思
 連伯叔她提提往事
 也臉紅紅地了

女孩子麗娥
 編着黑亮的辮子
 見了我

想笑又不敢放性
 斜着眸子偷看一眼
 像怯懦又是貪婪
 不直接叫我的名
 却教弟弟妹妹們呼喚啦

我們溫習着
 竹林裏捉迷藏
 龍眼樹上嫁娶
 大草坪裏抱着角力的往事
 但是 誰也不提起來說它

背地裏

結為我倆交談的小同伴

嘴着嘴唇較更小的嘴

「假大人

假大人

三日不偷雞做紳士

四日不乞食做中人」

我問誰說的

說難聽的時候

有的沉默着

有的在解嘲着

「不是罵你的」

有的諷刺的說

「誰敢罵你

像頭尖了的呢」

19

甜甜唱歌的女人

來到我的家

說是找媽媽

稱我讀書相公

說媽媽好聽份

牛了一個斯文子

又說我手尖脚嫩

再說我眉清目秀

還討好一般說了許多

「將來是吃四方飯

談談人才」

她和媽媽在廚房裏

很親熱地商量着

媽媽說話不多

都給那女人爭着發表

她和媽媽挨肩抱頸

牽手打脉

媽媽有時睜着眼睛

有時搖着頭

有時靜默沉思

有時沉思暗笑

那女人指指點點

搖頭翻頸

像女巫的假關心

又像外祖母一樣有企圖的

看我的谷倉

看我的肥猪

以後

媽媽的頭點着了

眼睛亮出光輝來了

臉上奢侈地笑了

拚命留她吃飯了

我跑出門外

許多人笑我做新娘公了

到現在每天還吵鬧着

像前生結下冤仇的夫妻

我想着他們的痛苦

比丈夫大年紀

一同走路像母與子的伴侶

我也想着他們的滑稽

因為不喜做丈夫

又不能改嫁投河的溫紅妹

我也想着她的悲憤

做丈夫的不滿意養媳

離開家往外飄泊

女人凋了花一般的容顏

做了一生生寡婦的李明光嫂

我那能不想起她的冤屈呢

20

我開始及對媽媽

媽媽也第一次抵抗着我

理由的刀

主張的劍

碰擊着

唾沫星子像火花

媽媽用眼淚

効法「水淹七軍」

我却用「空城計」

企圖嚇退司馬懿

媽媽因為年老

不得已「減灶添兵」

我却因為年青

要「破釜沉舟」作「背城一戰」

實在

我有媽媽

我才有信心

媽媽有了我

才有生之意志

終於

媽媽潰退了

我像入城招安的將軍

對媽媽安慰

「好媽媽

媽媽愛我知道

一時糊塗的

錯聽別人的話

那女人的阻條喜鵲

話好心懷的呀」

媽媽

好媽媽

叫十年二十年也不厭

越叫越順口

「媽媽呀

媽媽呀

媽媽呀」

21

山隨着的風景

海隔着的城堡

雲掩住的星月

聽搖住的故事

人心裏的傳奇……

漸漸地我曉得了

(未完)

關於民主文學

朱 澍

——現階段文學的主題試論之一

XX君：

現在世界的潮流，已是爲民主的了！文學也喊起了民主的口號！但有許多人把民主喊得太奧立，却把民主曲解了！

實際上，我們在文學運動民主中的事情老早已出現了。早在五四運動以前，我們的前輩先生已做過這種工作了，不過他們那時所做的主要課題是對封建文學的鬥爭，對文學的解放，已達到了一個相當的程度了，他們已把文學從特殊階層——士大夫階層中解放，而轉變爲一般民衆的東西了。他們的工作也朝着這方面走，走向民衆去，當然，那種工作，那些主題，還不是普通的民衆，而是一部分民衆的。即是有條件地去接受了都市民衆的生活之啓示，和一些鄉村間之微弱的一點。因爲中國的一般社會文化水準較低，他們所做的僅此一點而已！但是，他們的工作，作爲爭取民權的功績，決不能抹煞的。

然而，中國的文學，爲甚到了現在還是叫嚷着民主呢？這是我們現在的革命過程中底政治現象的。中國的文學革命是和國民革命相配合的。雖然中國的革命，沒有像法蘭西的革命之前夕一樣，產生過那虛峻的自然主義，我們在革命的過程中，也沒有產生像法蘭西那樣浪漫主義底傾向。我們始終是朝着革命的方向走的。因此，我們了解中國現在的文學，當要了解在過去五十餘年間底中國的革命的過程。

中國的革命，一直到了目前，還沒有完成的。在過去的革命底過程中，是影響到文學的。在革命最高潮中底北伐前後，中國的文學運動發生過自然主義和浪漫主義的運動。然而，這些運動，由於社會的客觀條件底要求，僅僅遺留下了一些跡痕而已。中國的文學還是保留它的獨特性的，轉回了自己的革命運動底洪流中去。不朝着這方面去的，祇有被當作殘渣而已！

但，我們過去的文學運動，在某些方面，却是叫喊了好多花樣，那些花樣，是反映出中國文學運動的遭遇，刻劃出了它們的性格，告白了它們對於民主文學的失敗——對中國革命的失敗底悲觀，因而轉向的。現在革命的過程中，已達到一個相當的成功底階段，那些失敗主義者對於前途，發生了幻滅，發生了動搖，或者，是小布爾喬亞——沒落的秀才——的意識底復活，以悲觀的態度，而裝着民主的英魂出現。吶喊民主，謳歌民主！實在是對民主發生了悲觀與狂妄的。因爲真的民主文學，不是吶喊可以成功，更不是狂妄的行動可以成功。但那些人，爲什麼裝着民主而吶喊呢？因爲中國的阿Q永遠是醉眼朦朧地來看這個世界，把文學的目的放在追新的感覺，新的刺激之上，一次醉眼過，又來一次醉眼罷了！

或許有人說，文學不追求新的感覺，不追求新的刺激，那末，文學的感情，豈不是停滯了？作爲領導社會的作用底文學，豈不是失失了領的導作用嗎？決不。如果我們不斷地追新的感覺，追求那新的刺激，那我們會把文學的主題，有帶進戰爭的危險。法西斯的未來派的傾向，可爲我們殷鑒的。不斷的刺激，是一個永遠不滿足的追求，它的發展底傾向，在個人的行動中是愛慾和雅片，國家民族是戰爭？這是一個極端的。這是悲觀的變態的。悲觀是人生觀底一種缺憾的表現，這種表現達到了某種程度時，那就成爲變態的。所以未來派的追求新的刺激、新的感覺，在那世紀末的、頹廢的傾向中所產生的一種反常底戀愛情緒，這種反常是會賣了自己的走入於冒險的陶醉，因而

常常毀滅人性的，自己毀滅自己的。現在那些空談民主而不求實際的文學，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

有人在那裏喊着，文學如果不民主，那是文學沒有發展的了！不錯，文學永遠是向着這條路走的。五十餘年來中國的革命運動底文學，沒有離開過這個主題的，不過，在那主題的極限性上，即是，在中國的客觀的情勢上，文學上的民主表現樹底限性，還是漸漸發開，換句話說，我們的文學，僅僅是做到從封建的因籠裡解放，而沒有普遍地建立了它的基礎。它自己既在小布爾喬亞——秀才羣中，士大夫羣中圈子，沒有跳出到那以外的範圍，即如我們這幾年抗戰期間，吶喊着文學下鄉，也不外那些秀才們吶喊才吶喊而已；普遍的民衆，還沒有了解我們的作品底內容，就是中國現在的風氣，對於我們所說的還有普遍的接受。民衆認識了敵寇的暴行，但那文學作品中去了才解的却不大多。「敵愾同仇」的意義，一般民衆祇有靠聖語式的流傳，而了解的，靠中國幾千年的傳統精神所傳流廣播的。代表民衆意志底文學，還是很少，至於能够抓着那主題——民衆抗戰的也過少。現在所謂民主文學呢？那更是可憐得很！有些吶喊民主文學的作品，內容與形式都傾向於獨目的方向，和民衆的生活相差一萬八千里，和民衆想說的話毫無有相關，這樣的民主文學，那連誨盜也起不了作用的，而祇有引起一個反作用的傾向。

作爲民主文學的，「模型」當然要以一般民衆爲主，那讀者的對象，當然也是以廣汎大衆的。因此，要文學的作品成爲民主化，是要使文學內容。形式民主化，凡是關於民衆不必說的話，不必說，換言之，民主的文學，是必須寫出人民的生活底呼聲，和指導人民的生活！所以，我們在要求文學作家了解我們目前的生活的現階段，作爲我們這一代的文學作品底主題。

現階段的生活怎樣？在這個革命的過程中，由於戰爭的結束，世界和平還沒有實現。中華民族的獨立還未能達到確保的地步，我們的內政，由於某種的武力作亂，而引起了他人的要求「安全」底干涉的危機。這個危機目前擴大的可能的——如果我們還是由於那樣不自覺，祇要求民主，而不放棄那不民主——分裂政權，武裝割據，暴力奪取政權等等封建手段沒有放棄，那末，幾年來所爭取的民族獨立，會變爲徒勞的！國民的生活被這民族生存底威脅，被由於戰爭的採取民主的手段來解決，而致社會混亂；因爲政治的抗爭的不民主，而使經濟也成爲戰爭的武器！最近全國被煽動的物價，直接地威脅着民衆之各個人的生命了！所以，目前人民的生活，已受到了全面的威脅，民族的生存，國家的安定，和平建國不能馬上開始，是決不是以解救這個危機，和阻這個危機之擴大。——這是我們目前民衆之唯一的要求。我們對於這個要求，處理這個民族和個人的生存問題，爲我們當前的主題。如果我們把吶喊民主的文學，而忽視了這些要素，單是如講空話式的祇有暴露，而毫無責任地教唆，那是對於國家民族一種危機，招致一個更不民主的混亂而已！

五十餘年來中國的革命所要爭取的，在政治上的目標是民主主權——民主主義的實現，在民族的生存上也爲要求民主的。我們在世界民族上要求解放，平等——要求世界的民主。這是我們在國民革命奮鬥過程中，必要經過的歷程，作爲表現民族的靈魂，人民的呼聲底文學，當然是站這一總的目標下努力的。如果違背了這個總的目標，那是作家自己底主觀判斷的錯誤，把社會的客觀條件歪曲了的。民族文學是永遠脫離了這個主要的因素的，所謂文學的民主化，僅是我們的民族文學之發展底另一面！不錯，這決沒有矛盾，而是一元的兩面，更不是多元的，元之又元的奧妙呀！不是像那些僅喊「民主」口號的那末虛立，而僅以暴露現實爲滿足！反之，我們在這一總的目標上展開了民族全體的生存要求，而文學成爲全民要求生存的東西，爲全民的呼聲，並且指導他們應走的路向！

朋友，吶喊的時代，阿Q的亂舞，無條件的，無批判的模仿，在我們的民族文學中，民衆揚棄了，它早已死去了！如果我們現在的文學，還陷於那失敗主義者的陳跡，那是倒退的，向下坡的，歷史所賦予文學作家的使命，是求民族全體，求人類生存的指導！

靈魂·農人

荷林

再沒有什麼比你更偉大了
靈魂呀

你生命的安琪
你詩底種子

多麼的勝利啊

那暴君的手

碰着，像沒有屈服

也沒有懼怕

「靈魂比劍還強」

你把拿破崙也折服了呀

你指引過巴爾扎克的筆去

毀破醜惡的現實

你激刺過高爾基勇戰地

你消滅過羅馬人民的敵人

你召喚過羅曼羅蘭去作真勇義義的

「無休止地戰鬥」

你也召喚過

那被損害的，被壓迫的

良善的人們

起來鬥爭

起來反抗呀

可是，又是多麼不幸呢

在今天，那愚蠢的傢伙

却那樣的賤價值地

要他呀

當作市上的商品般

平沽與出賣

他們要你屈服在

殘暴者神祕的惡笑

他們要你屈服在

勝利者金色的勳章

他們要你屈服在

慘淡的牢獄裡

將永不得翻身呀……

那是人性的險惡

那是人性的卑卑……

你，被迫害的，而又倔強的

生命的安琪

詩底種子

你不能這樣被屈服呀

那邊，有詩人向你召喚

有無數粗壯的臂膀為你伸出

要掙出去呀

要衝出去

要飛躍出去

在黎明時候

在太陽滾動在東方的時候

三五，三，於石碑

農人

好動聽啊！山上的有幾聲

好緊湊啊！田裏的蛙鳴

好起勁啊！農人的鋤地，犁出……

兩隻大鷄公

換來了兩斗早谷種

「要長得青青啊」

粟生得齊齊啊」

他們這樣散播着種子

又這樣帶着滿含淚水的言語祈禱着

勞働之子高爾基說

沒有收穫的人

就不是播種的人

而我……

他們是最辛動的播種者

也永遠是有豐美收穫的人呀

不能因日頭把他們晒黑了就輕看他們

不能因苦難把他們磨折了就遺忘他們

那一道道的他們臉上的苦紋

不就是一頁血淚劃下的

那值得驕傲的歷史嗎

要給他們權利啊

讓他們像鋤頭般熟練地使用

要給他們自由啊

讓他們把土地熱愛得更深沉

要給他們幸福啊

讓他們有食，有穿

有飽也有暖……

春天來了

他們又積極地勞動在田間

他們辛勤地播種，耕秧

也期待着更豐美的收穫……

只有他們呵！把土地愛得最懇切

只有他們！才是這土地的主人

羔羊的悲哀

李顯勤

這是一個美麗的山，山上長着繁茂的白楊樹。因為這山一帶都是白楊，所以就叫做白楊山。

在那邊的高峯的山腰間懸掛一條白練似的瀑布，瀉到下面，又流入一個水塘裏。

距離白楊山不過兩三里路有一所破屋子，那是一個浪蕩畫家姚藍的住所，他愛白楊山下的景色清幽，風景優美，更愛那水塘碧綠，雖然，他住這所破屋，但絕不感一絲困苦，日裡便在白楊山下或水塘那邊作畫。

一隻羔羊，迷失了路徑在白楊山上，牠的父母死了呢？還是給人屠殺了？這事沒有人曉得，只知道那隻小羔羊被遺留在荒涼寂寞的白楊山上。

牠想拿書牠底父母，更耐不慣這寂寞，牠想去找牠的父母，總是茫然的帶着失望的來回着。經過了幾個晝夜，懷着一腔熱望，爬登上高峯，希望可以望到慈愛的父母，但是只給牠一陣莫名的劇痛。

牠過着無窮的白天冷的黑夜，伴着風吹雨打，獨自窩縮在山頭，找不到安慰與溫暖，時間無聲地過去，牠依然是一隻迷途的羔羊，終沒有一個有生命的了解它底苦衷，當太陽隱沒在西方一帶的青山下，晚風吹動白楊樹颯颯作響的響兒，牠想起了自己伶仃孤苦，想起了無靠無依嗚嗚啾啾地悲傷痛哭！

太陽在那最遠處的東方漸漸上升時，一片紅霞漸漸亮麗。在青綠色的草原，山上的白楊，都給這斑斑的彩影塗上一層可憐的顏色。

樹下那個畫家正在寫着山上的風景，他每次在這樹下遙望遠處的雲山景色的時候，總看見一隻小羔羊從白楊樹中轉到他身畔來，低低地啼着，用身體擦着他的腳跟，彷彿對他求愛撫的樣子，姚藍每次畫畫的時候，牠便很馴服的蹲在他身邊，姚藍絕對不想去驚擾牠，傷害牠，他的態度很和藹，他很愛羔羊，羔羊也很親近他，似乎他與牠之間已經很了解，於是在這美好的山巒上結成不同尋常的伴侶。

姚藍把畫稿弄好的時候，那羔羊便目送出牠到回家的路上直至消失，依然不捨地表露着懇別的情意。

這樣地繼續了半月的光景，姚藍在白楊山上所繪的畫也不少，他很想再到別的地方去選擇些新穎的題材，於是離開了白楊山，帶了他的畫具，暫時離開了破屋子別到處去旅行，然而，羔羊卻又被捨留在幽靜的山上，重度着夢般的寂寞，獨自徘徊在荒僻的青山中，追憶着往日的伴侶，當斜陽反照着白楊樹影，牠又嗚嗚啾啾地悲哭起來。

一天，山的那邊來了一個女郎，背負着一個破竹籬，在檢拾山上的枯枝，於是小羔羊又有新的伴侶了：

她與牠每天都同在一起玩着。當她把竹籬盛滿了枯枝，便倚着一株白楊，撫着那羔羊的軟毛，唱着動聽的小曲，嗚嗚的歌聲，震破了沉寂，小羔羊的淒涼也於此時飛散到九霄以外去。

女郎的詩聲隨日落西沉，女郎的影兒消失在夜霧中的時候，那羔羊在白楊樹下，又回復了寂寞，捱過了黃昏，又是高山入眠，繁星眨目的黑夜，從半山上捧上一輪明月，羔羊便籠罩在萬籟靜寂中睡去。

這樣過了幾天，忽然不見女郎到山上拾枯枝了。牠苦等了幾天，依舊不見女郎的蹤跡，於是小羔羊又寂寞的孤獨的過着漫漫的長日和永夜，牠每在清晨漫步到與女郎玩耍的那株白楊樹下，心頭異常失望和悵惘，望着遙遠的山巒，浩濶的雲天，不知外面是怎樣的天地，現在只泥望一個伴侶來解除牠的寂寞。當日落西山，高山入眠，晚風吹着白楊搖動腰肢的響兒，牠又嗚嗚啾啾地兀自悲啼。

不久，小羔羊也漸漸地變為一只大羔羊了。牠的變態很和平，然而，不再會想念牠底父母和那位畫家和女郎，在太陽西沉的當兒牠也不再悲啼了，在牠的生理上已經達到少年時期，牠只渴望有一種同類的生命來安慰，於是更着急找求新的伴侶。

一天牠從山上俯視着平原，看見了一隻黑

文

壇

(129)

像極了。牠們極極地得到這個新發現，於是牠們咆哮着，嗚呼的親熱極呼，黑兔也同樣嗚呼一個招呼，牠們便互相偎倚着，嘍嘍着，嘍嘍着……

當日暖風和的春天回到大地的時候，可以看見一對不同類的動物，并排在一起，有時羔羊前足撲着黑兔的身體，極度親切地。這兩個異族的動物漸漸地結合在一起，過着快樂的日子。

白楊山上來了一個人，他是姚藍的朋友，一天，他到白楊山上獵獲了一頭黑兔回來，很欣喜地告訴姚藍一段打獵的經過：

「當我發覺一只黑兔和一隻山羊像一對情侶似的在一起吃草的時候，我俯過去瞄準噴

地裡放了一發槍，我本來是想射白羊的，但却射中了黑兔，那黑兔負痛逃遁，白羊也伴着一起逃，後來我趕到瀑布的深處下，黑兔流血過多着地死了。白羊在牠身上接連嗅了好幾遍，并用腳輕輕的踢黑兔的屍身，似乎催牠起來的樣子，終於嗚呼的悲鳴了數聲，跑到崖上看我，提了死兔走……」

姚藍聽了這一段悲傷的逸事，頓悟到那隻白羊曾作過他的伴侶，他很感傷的說：

「一隻可憐的動物，牠耐不過孤獨和苦惱，而黑兔却偏偏降臨到牠的身上，沒有一個伴侶能和牠相伴永久，正如我們人類一樣，到處留情，把情意不選擇的濫施，到頭來還是自尋煩惱，世間多少愛戀的愛，像羔羊一般的去尋求伴侶，而結果還是找不到，靠得住的仍是苦惱與悲哀……」

啓事

本會前為發起籌募文藝作者救助金，蒙前二方面軍政治部發動籌募得國幣五十萬元撥交本會，惟該款與額定數額(五百萬元)相差尚遠，杯水車薪無補於事。本會經於三月廿三日理監事會議，決議以該款作為提高稿費及獎勵優良作品之用，除將辦法呈報行營備案，並將贊助作者姓名數目分期刊布外，特此公告。

中華全國文藝協會廣東分會謹啓

歌頌你， 新收復的土地

宋寒衣

砲聲已經遠去了，
但，愈遠愈不模糊，
那不滅的血污，
鋼鐵在發鏽的啼泣，
在那曾經砲火洗劫的廢墟上
蚯蚓鬆裂一坳坳紫色的泥土。

土地之訴，
我不能替它流下一點
真假摻半的眼淚，
或是一句追念的話，
我跟蹤的歸來。

在遙遠的他鄉
流亡了許多年，
今天，趕走了蹂躪我們鄉土的仇人，
新解放的土地的狂熱
像似個久別的親人，
我要抱着她吻上一千遍。

戰爭沒有把年代蒼老，
戰爭把祖國的土地翻了一個新！
祝願受難的土地像復活了，
讓一陣春風帶一陣桃花雨，
再不自費氣力用磨損的犁鏵
去耕種那遙遠的砂灘吧！

卅五年春末，粵東。

無名英雄

林鴻勛

我在這里介紹這位漢奸的毒跡，我的心還感着莫名的愧悔。我承認他從前是我的朋友，現在或將來還是那樣承認的，但我此後已不能再見他。

我正式認識他還是在一九四三年的夏天，先前在酒樓茶館裡，我也常碰着他。他那種過不羈的個性，使他對於每個相識和不相識的人，都表示非常落落，常常愛開玩笑，因為他一到來，使那茶館馬上充滿了生氣。他這種個性的表露，在許多方面是帶着低級趣味，甚至可以說是流氓氣派。但我對於他，却時常想和他接近的慾望。

由於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們成了朋友。

一位朋友的朋友，他是一個地道的商人，因為他小甚至可以說是完全沒有原因，被一負責檢查貨物的人，連人帶貨被扣留了，要繳出一筆相當數目的賄金，才能開釋人貨，我的朋友氣憤極了，就去和他商量，結果毫不破費的把貨物和人領了出來。商人少不了要送一些錢，作酬勞，託我的朋友轉奉，但他把紙幣仍舊擲回我朋友面前，瞪了一眼，摸摸臉龐離開了。我的朋友曉得這是他的習慣，替人做了事不問酬答，并且說不要就不要，若不知趣，再往他袋裡塞，那事得挨一頓臭罵。朋友把錢送還了商人，商人覺得太過意不去，於是托我的朋友請他食晚飯，他慨然的答應了，因為我的朋友的關係，我也被邀作陪。席間談話的資料，雖則是卑不足道，而他那傍若無人，揮酒自如的情態；和莊諧并出的談話，確增加了席上的歡愉，他對每個人都開了玩笑，使那個老實的商人，扭扭捏捏不知如何應付。席上他是那裏發動地勸酒勸菜，向伙計叫這叫那那樣的，倒像他請商人的客。

晚上我們一同在小艇上歇宿，由於個性的相近，我和他特別談的來，祇一天一夜的聚首，我們成了好像有十多年交誼的老友一般。

以後，和他常在一起食、喝、住小艇、開客棧，他越發越不客氣，常常在街上碰到他，就像捉小偷一樣一手把我的肩頭揪着，說：「老

笨，喝茶去！」也不由分說，徑直拖我茶樓去。我的手臂肩頭，常被他那有力的手，攪得發痛，祇得哀求他放開手，他大笑說：「這就痛嗎？是的，中國人一讀書就要讀成癆病鬼的樣子，好像不發癆病，就不是讀書人樣的！」我覺得他這話就大有意思。

來到茶館，他一坐下就大嚼起來，似乎把每一樣點心都要嘗遍，一直食到杯盤狼藉，那才摸出一支牙簽，向牙縫裡挑剔着，一面望着茶博士，把下頰向桌上空碟一咬，茶博士也就會意地給他計算茶資，他會過了鈔，仍舊拖着我的肩膊，下得樓來，把我一推，說聲再會！摸摸面頰，頭也不回的逕自去了。

他沒有錢的時候也差不多，碰頭時，照例把肩膊一抓，但不是說喝茶去！而是問：「老笨，帶有錢嗎？」「有。」「請我喝茶去！」照樣把我拖進茶館，大食大喝，這是他的老脾氣，不論請客還是被人請，他非食飽不休。等到食得够了，才放下筷子，把牙簽在剔牙，東張西望的，意思是在等我會鈔了。會鈔下樓，照例一推，說聲再見！又是摸摸面頰，一逕自去了。

更進一步，他著實不客氣的罵人，在叫我請他喝完茶後，便問：「老笨，你身上還有多少錢？」「一百二十塊。」「好，一起拿來給我！」好似我袋裡的錢是他的一樣。給了他以後，說聲「回頭談，」頭就走。如果你以為他會回頭跟你當天，那你就不是十足的笨伯，我是上過他的當的，所以當他拿錢走後，我也溜之大吉。

他這錢也有着另一種風格，首先照例抓我去喝茶，會鈔的時候，把袋裡的錢，通通了出來，除會鈔外，把所餘的往我面前一，說：「老笨，把他檢着，我記不得該還你多少錢了。」起初我表示不願接受，他敲着肩頭說：「你這傻子，我面前你能客氣的麼？你不要，回頭我就會用光的，明兒還問你要，你有多少錢能供我揮霍？」我望着他，聽得這話也頗有道理，他就是這樣毫不分彼此的人，在他提議後我檢起紙幣時，我下意識地順從了他。

往後他常用這種方式借錢還錢，有時候還的比欠的要多上許多，但

我一橫攔起，或許就在當天，他又會把它們拿走的。

他的經濟狀況，沒有人能夠清楚，有時候他有着許多的錢，有時候分文不名，大約十天中，經濟充裕的只有兩三天，他一有錢就亂用起來，不僅他用，他的朋友也帶着他用，因此他有錢的期間，不會繼續到三天以上。祇要他有錢，甚麼人都可向他借得到，而永遠不向你討還。

他對於金錢態度的隨便，有時會使你吃驚，一次，我和他走在街上，一個年老的乞丐，向着路人求乞，他毫不思索的，把袋裡的錢完全輸入乞丐，那乞丐驚喜的流出眼淚，不住的磕頭，口裡救命尊菩薩的道謝，路人都驚奇地望着他，低聲的議論，他若無其事的拖了我走，我問：「你喝了好多酒？」「沒有。」「那你什麼把錢通給了乞丐？」「呵，難道只有喝醉酒的人才會慈悲心的嗎？難道有錢都該用到有錢人身上嗎？如果你把這三幾百元用到有錢人身上，會有什麼效果呢？你看那老傢伙感激涕零的樣子，就值得這些錢了。乞丐是特別需要錢呵！」我沒做聲，同意了她的行爲。

他的行動就是這樣不近人情，一天到晚爲自己和別人的事忙著，爲自己和別人的事打架，他對於打架似乎有特別的愛好，我時常看見他頭上手上纏着繃帶，曉得又是給打傷了，有時我問爲什麼老在打架？他說他看不慣欺辱怕惡，因此常幫被欺的人和人打架。我說世間不平的事多着呢，怎能一一打的平？他說他寧願天天纏繃帶，而不願看真不平的事不去動手！

他在上流社會的人眼裡是流氓，賭棍；但在他四週的人的眼裡，他却是一英雄，是領袖。

他生平的愛好，有抽紙烟，賭錢，打架，管閒事。在街上如發生了甚麼事，他一定要去看看，而且挑七換八的參加着，一次街上擠滿了一大堆人，看來又是甚麼事情發生了，他拖了我，跑步趕到，拼命向人羣裡擠，裡面原來是一個街頭工作者在向羣衆作抗敵的宣傳。他一望見那工作者，就狠命拖我回頭，擠出人羣，他狠狠的吐了一泡口水說：「媽的今天可背時，又碰着這嚼舌根的。」「人家是在作救國的宣傳呢。你怎麼說是嚼舌根的？」「可不是，他們天天叫人去死，自己却躲在後方玩女人，爭氣吃醋，你傾我軀，談三道四。儘管向人說些風涼話，你看吧，確實一响，你還會自他的鬼影不？」我告訴他，「你自己就是一

個傷愈不歸隊的怕死鬼，」他說：「咱老子可不怕死，祇不再做笨伯罷。」我曉得他這人一默起來就無可理喻，也就不再說。

關於他的過去，我雖和他有着不淺的交情，但還是不大清楚，只曉得他過去是一個軍官，打過日本兵，負傷回來醫治，傷愈後他却歸隊，在樂昌的大小菜園一帶開賭，走私，所做儘管是不合法的事，有時十日半月的不見他，有時一天碰上十次八次，他就是這樣的神出鬼沒的生活着。我們間守着一條法律，就是對於對方的行動，過去，不得詰問；我曉得，就是問他也不會告訴我的。

他不祇開賭，走私，打架，還時常敲別人的竹槓，一年到頭，他儘幹着不法的事，但我沒有見過他坐牢，不得不佩服他的掩護本領。

有一次，機會使我略知道一些他的平生。那是一個冬天的中午，我在街上碰到他，他是那麼喜氣洋洋地，馬上把我抓着，上館子，食晚飯，看大戲，吃消夜，錢像水一樣的用出去，一直玩到午夜，才去叫小艇歇宿，我計算他一天所費，已不下兩三千元，休息的時候，我忍不住問道：「你今天發了洋財？」「今天敲了一次大竹槓，」「誰給你敲這大筆錢？」「一個有尾（手槍）的傢伙，他帶着黑貨（煙土）想上湖南，被我的弟兄們知道了，去敲他的竹槓，反被他一頓臭罵，迫得我親自出馬，要跟他過硬，那傢伙才怕起來，他越怕我就越硬，他整個早上跟着我，老哥前老哥後的賠不是，不住的哀求通融，結果由兄弟們做好醜的由他出一萬五千元給我們作茶資了事。錢大部份兄弟們拿走了，餘下的我今天要把它用光。」「你不能留些明天用嗎？」「你看我是能發錢過夜的？」

我們暫時沉默了一會，或許回來得太晚，過了睡眠的時間；或許是多飲了酒，以致我們都無法入睡。爲了不眠的原故，彼此拉雜地談起來，話說到正經事情上去，他好像換了個人樣的，他現在已經不像一個流氓倒像個大學教授，他對我那樣明白地分析着當時國際的形勢；他說在德國的勢力未被消滅或削弱前，我們盼望蘇聯進攻日本是不可能的，反之德國勢力被消滅，則不必我們敦促蘇聯，他也會進攻日本的，蘇聯和日本內在的矛盾并不在他們與德國之下。希望日本進攻蘇聯是同樣的笑話，如果日本還有餘力的話，他早就攻下印度了，英國的虛弱和實力比不上俄國，他們就犯不着避重就重，而且攻印度他們不會有危險，攻不

下充其量不過退却，如攻蘇聯，砲聲一响，他們的國土馬就要受到轟炸，甚至毀滅。繼續他還談論到宗教，哲學，政治，經濟等等，他對國內政治的見解，同情於三民主義，他說地理環境決定了人類的思維，思維產生了政治形態，要印度人去信奉和實行共產主義；和要俄國人去皈依佛教，同樣是笑話。中國在地理上大都屬於溫帶，要強迫人民去信仰兩個極端的主義——共產主義和虛無主義——都是不可能的，祇有中庸的三民主義才能得中國人心。他滔滔不絕的和我討論各方面的問題，使我非常驚奇這個流氓竟會這樣的博學；而且對各問題，都有他獨到的見地，竟使我自己慚愧是一個讀書人。我把這種感覺告訴他，他笑笑說：「我和你這樣年紀的時候，可算是個頂頂極的愛國份子，我鄙視一切沒有阻礙止戰場的人，也正如我今天一樣，爲了要貫徹我到前方去的主張，大學三年級的書不念，去進軍校，夜以繼日的學習着，除軍事學術科外，關於國際經濟政治等等，我更無不努力求知，我幾乎是門門科科滿分畢業的，長官爲了酬答我的努力，一開始就讓我當連長，我謝絕了他們的好意，因爲我缺乏經驗。於是和許多同學一道分發到前方部隊去當實習，那時的我，被目爲最有爲的青年軍人。我們兼程趕到前方，接事的第三天起，就開始了和敵人面對面的鬥爭。當時我不怕死的名聲，是全軍第一的。以至軍長親自勸我不要去做無價值的犧牲。兩年內我受傷三次，階級也由准尉升至少校。最後一次負傷，是因爲救一個陷入重圍的長官，我所帶的二營士兵，損失了大半，自己也負重傷，事後曉得他竟爲要帶走他的太太，才被陷入重圍的，他被救出來時還帶着太太，幸虧他騎馬在馬上并轡而行，我們這些爲他喪命負傷的部屬，他却正眼也不瞧一瞧，這事我至今還不能忘懷。在部隊裡我感到不但和理想相差太遠，而且可說想不到的壞事，這裡都公然行之無愧！貪污，虛偽，狂妄，自私，每天幾乎都有新花樣在我的四週呈現。我的長官命令我要我那裏面無大色的士兵，一天走一百多路，事實上他們連食飯都覺得費力的。在戰場上，他們所怕的倒不是敵人優勢的火力，而是那呼呼的北風，冬天他們只有一件夾衣，冷得瑟縮在戰壕裡，你踢也踢他們不動。等到夏天來了，我的長官才叫我到士兵棉衣，整個夏天裡，士兵們背着棉衣跑路。還有許多氣人的事，使我決心離開部隊生活，加上這一次負傷後，受那被救出死裡救生的長官那種冷淡的態度，受不了所以決定

不再回到部隊去，即使在這裡做流氓，我實在怕再見那些餓得半死的士兵，和他們在戰壕裏冷得縮成一團的可憐樣。」我靜靜地聽完他這一長篇的自述，這還另外談一些別的，他表示如有機會，他會幹得比得頭救國者——他這樣稱呼街頭宣傳工作人員的——好一百倍。他還說一個入黨該立志做無名英雄，不要只爲名利才去努力，如果人人都是爲名爲利，那末一百年後的中國，將仍舊是一個紛亂的國度。

此後我對於他像對一位英雄一樣崇敬着。我當他是市井中隱姓埋名的豪傑，而不敢當他作老粗或流氓看待了。

我們的友誼就這樣一直維持着，直到樂昌天陷。

(11)

我不是一個軍事家，也不是一個政治家，因此不願意敘述日本爲甚麼要進犯粵北。事實上我是聽到槍砲的聲音才曉得戰爭已臨到我們的面前。當時我住在樂昌對河河水的一間古舊房子裡，準備去接受戰爭所賜予的災難。第二天一早，在我的住所附近街上，碰到了他，他依然穿着那套草青色舊軍服，高高的兩額，長長的身段，寬闊的胸膛，一頭蓬鬆的長髮，絡腮鬍子，走起路來，照舊三步做兩步的悠悠趕忙着，這回倒是一手把他揪着，問：

「邊怎麼的？」

「有些事，有些事……」他似乎又鬆着腳步要走了。

「你不走麼？」

「當然囉，」

「那末準備幹甚麼呢？敵後活動嗎？」

「敵後活動？」他摸不着頭腦地，然後嘆口氣說：「你是曉得我的，能够作甚麼呢？不離本行呵！」

「你還想開賭？」

「對囉，淪陷區是准公開賭博的，我們可以痛痛快快地開正拳脚幹哪！」

我想不到他竟會坦白承認將要做那翼下幹這下流勾當，不覺冷了半截，同時一種莫名的憤怒湧上心頭，我鬆了手。他摸摸面頰說：

「有些事，等會兒再談。」

我曉得他不會再回頭的了。望着他憔悴的背影，模糊聽見喃喃地說：『讀書人開口國家，閉口民族，倒底有幾個真能和敵人拼的！』

後面的話已聽不清楚了。這幾個直令我不能忍受，甚至想把他抓回來，結結實實的給他一記耳光。我們難道就一定不敢和敵人拼嗎？就算不敢，也不該和敵人做工作呵！我要先教訓這未來的走狗，但一念及自己不是他的對手時，也就只好忍着肚子氣，向岐岡嶺走去。越想越氣，並且悔恨起來：過去我見鬼，怎麼抱這流儀竟當作愛國同志去，非市儈無恥處處討他的好，真是瞎了眼睛！漸漸又不知不覺的傷感起來，好像發現一件自己心愛的寶貝是無用而有害的煤炭渣一樣。一時沉澱在憤怒，悔恨，傷心的情緒中，直至戒嚴守路的哨兵喝我停止時，我的意識才漸漸轉來。因為我是公務員，便順利地通過了。

懷着滿肚子的冤抑，在無人的路上走，一群群的烏鴉，在頭上呀呀的叫。它們總是給雲面被網嶺上緊密咆哮着的槍炮聲，嚇飛起來的，但牠們似乎又不知何處可以歸宿。我邊走邊望，兩旁最高最高的山峯，我想分辨出那裡是敵人，那裏是我們的軍隊。突然，從小丘後面轉出來一羣槍槍的傷兵，他們被軍毯連連的蓋着，在那草青色的帆布担架床下，鋪着一滴滴的鮮血，使我發着打了一個寒戰！這就是人類的悲劇麼！

來到龍船塘地方附近，我看見士兵們在拆回那架着的電話線，那是昨天下午臨時架設起來和前方通訊的唯一線路。一個陰鬱的暗影罩住了我的心頭。嘔，難道岐岡嶺真的守不住了嗎？難道樂員就這樣淪入敵人的魔掌中嗎？我胡亂地想着，忙忙地趕向目的地。我要去見那被留在該方面的工作同志。

你不願意災難的來臨，但它像影子一樣的跟着你了。

那是一個陰鬱的中午，我們的士兵，一羣群的從嶺上退了下來，農民們拚命的向那條深長的山溝跑，他們用盡氣力拿走所能拿動的東西，但許多人祇能背得同他們的孩子，是那樣哭哭啼啼的跑着，使我們想起大轟炸後留給桂林那些尋找親屬的市民。

兩小時後，槍砲聲已轉到附城老虎頭，河南水，西門外一帶；就是說我們已經陷落在敵人的鐵蹄下。

那時正是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日下午一時。

此後兩個多月間，我被迫親身去見証了敵人的暴行！

在這些災難的日子裡，我消失了對那流氓，那奸細的記憶。

(三)

在流浪的日子裡遭受的苦痛愈深，同伴間的團結愈固。一個多月的流徙，我們不僅要抵禦飢寒，和敵人的襲擊，甚至要抵禦來自那些野蠻的土人的攻擊。有兩個同伴因此喪掉生命。終于，在乳源樂昌邊陲的崇山峻嶺中，找着一個能讓我們暫時安身的地方。那裡四週都住着移民，另外一些客家族的移民也自成村落的集居着，他們保持自己的習慣和語言，婦女們則連她們古老的裝束都還保存着；梳在頭頂上高高的髮髻，長寬的上衣，刺繡的裹腿，綉花的雙標鞋，完全是明代以前的裝束。

在這新的環境中，我認識了某部情報第X組的組長，他是一個果敢精明的領袖，他的部下當他作英雄而崇拜着。他們經常到敵後去幹破壞和襲擊的勾當，我們也直接間接的參加了他們的工作。他們這一組約有四十多人，其中有幾個我早就認識的；他們是那流氓在樂昌大小圍圍賭時的助手，現在却站在民族鬥士的崗位上了。每次他們被派赴樂昌工作回來，都帶些關於那流氓的消息；說他現在除開賭外又做什麼運輸公司經理，什麼專賣主任，甚至做了敵人密偵隊長；總之，一大堆好聽的銜頭。他們曉得我過去和他的交誼，笑着向我說：

「老笨，你的老友發財哪，怎不去找他搵點油水呢？」

此後，他們帶回來關於他的消息，都是使我難堪的，那人過去我會付予很大的期望，但他現在的行為却使我煩惱。他的名字在同儕間是被當作賣國賊的代名詞用的，後來他們把他的名字和「日本鬼」三字一樣用來咒罵對手，漸漸這一帶的居民都知道罵人用「你是XXX」和「你是日本鬼」是有着同樣意義的。

在新的環境裡，我新的生活是愉快的，却常常給他的消息和他的名字打擾着寧靜。我發誓要結果那叛國的流氓，私人出下賞格：凡是捉獲他送來的賞五千元，能把他結果的賞三千，把他的死訊帶給我的也賞一千。爲了示我不食言，把行李全送到組長那兒去，作爲賞金的徵信。組長勸我不必這樣，我說：

「爲了那些被他欺騙的朋友，和社會國家，我決心這樣做。」

他望望我，略一沉思說道：

「好的，還有二天我會把他放在你的面前，相信你會用今天的態度去對付他的。」

我不大明白他這話的意思，以為他是說我會在那流，苦苦哀求之下，會寬赦他，因為我是軟心腸出名的，正不曉得他這話含有更深的隱衷。因為一件特殊的任務，我潛入那別離了近五個月的樂昌。進入市區，一切無恙，祇大的商店都關了門，烟館，飲食店，畸形的發達起來，那一條短短的府前路，就開上二十多家。不少的人在這上頭喪失了理智，欺騙，敲詐，成了謀生必備的技能。

在街上我看見那流氓，他和幾日本軍官親熱地並肩走着，他一發現我時，我趕快躲開去，以後還碰到他幾次，總是算避開了。一次我在熱鬧的府前路上，正低頭走，肩頭忽被一隻有力的手抓着，抬頭看時，那高高的雙額，絡腮鬍子，我是不會認錯的，只是那套黃軍服已變成胡亂的夾襖，看來想相當調氣的。那流氓盯着我，我不覺冷了半截，槽槽！他搖搖我的肩膀說：

「老笨，怎麼見我就躲開，我會食人的麼？」

我沒做聲，他又拖了我的手臂說：

「喝茶去！」

我謝絕了他，他堅持要我去，我推說有要事不能奉陪，他說：

「你有事是假的，我也曉得，我已經不配做你的朋友了，但你不能爲着我們過去的情面而再給我一次機會？」

我和他相識以來，第一次看見他那副悽愴的臉色，和聽見那情感的語調。我是一個軟心腸的人，見他如此，也就不作表示，任他拖我到茶館去。他找到一個最偏僻的座位，叫了一壺茶，邊斟茶邊說：

「老笨，你現在好極了，居然敢抓起槍桿！」

我萬想不到他會曉得我所幹過的事，不禁打了一個寒慄，他繼續說：

「你們在那邊所做的事我通通知道。」

「知道又怎樣呢？」我不覺心裡一橫，同時氣憤起來，原來他裝成那副情感的臉，爲的是哄我上鉤。

「好，老哥，我不是一個厚貨，我不願對自己的作爲抵賴，生命於我已經是無足憐惜的了。好，我就成全你的偉業吧！在你的主子前面，

我會對你的功勞，加以讚賞的。」

我背脊發冷，竟毫無顧忌地大聲起來，他急止着我，低聲說：

「你怎麼的，這地方隨處都是他們的耳目呢，你看我就不要臉到連老朋友都出賣麼？」他嘆了口氣，「我下水也有不得已的苦衷，你是不會聽我訴說的，我們還是談別的吧。」

我們於是拉雜的談着，他漸漸地活潑起來，問我道：

「聽說你用賞格捉我，一個死的倒還值三千塊，可是真的？那麼我倒身價重了。」

「真的，你想你是不是活該呢？」

「唉，唉！這年頭，連漢奸也難當起來。」

我倒想問他，甚麼時候漢奸好做過的。他又惹起了我的反感。飲過茶下樓，他伸手想和我握別道再會，我縮了拒絕他，連再會也不說一聲，掉頭就走，一個非常淒楚的聲音在我後面：

「唉！老笨，別人不了解我，怎麼連你也不了解！」

我回頭看時，他還站在那裡，眼圍是紅紅的。我雖一度被那淒楚的聲音打動了情感，一轉念想到他是個叛國的流氓，也就泰然了。又誰知一個月後，我會後悔不給他多握幾次手呢。

回到老巢，我把這經過告訴了組長，他笑笑的說：

「中國人究竟是中國人的，誰甘心去出賣祖國和自己的朋友！」

(四)

被許多人所唾棄的，後來往往是人們崇拜的對象。我寬恕了那些親手送耶穌基督上十字架的人。

一月後的一個陰霾的上午，天色慘淡得像一張要哭的臉，氣節夏季，在那個古老的大書房裡，人仍舊感到一些涼意，我正埋頭于整理一部份文件，心裡却惦記着前天組長和全體伙伴們一次空前大出擊的結果；等到組長敲着我的桌子時，才發覺他已站在我的面前，他的臉色是那樣的凄然，使我感到已有不幸的事發生，他帶着要哭的聲音說：

「老笨，收起你的文件！和我去參加你一個最好朋友的葬禮。」

「等一等不行麼？」

「不，那邊的人已齊，祇等你了。」

「誰？」

「我這組全體同仁，包括當時在樂昌敵後的工作人員，除掉前天犧牲的幾個。」

我下意識的跟着他走，奇怪今天的響禮竟會這樣的隆重。問道：

「前天用擊的結果如何？」

「一百多敵人和十多艘船，槍砲子彈物資通通沉到海底，我們也犧牲了六個同伴，最大的損失是丟掉一個值錢的鬥士，那損失將永遠記在每個人的心頭！」

他仍舊帶着淒涼的語氣。

「誰？」我問。

「XXX」

我吃了一驚，怕他是說錯，又問：

「你說是誰？」

「XXX」他再說，我呆着了。

「怎麼的？」

「難道就不許是他嗎？」

「他不是漢奸？那流！」

「你怎麼開口漢奸，閉口流的！樂昌失陷前，他被目為漢奸。」

「他，惡徒，失陷後，他竟容忍住漢奸的臭名，實地去幹消滅敵人的工作。任何人不能忍受的嘲笑，侮辱，磨難等痛苦，無論是心靈的，肉體的，他全忍受了，這是為了甚麼呢？為名嗎？這以前他的名字是為人所不齒的；為利嗎？他死後何曾留下有半文錢。這到底為甚麼呢？為他那熱愛的祖國，和那些無告的窮苦同胞呵！現在他把最後的生命都貢獻出來了，讓我們那些後死的同伴，感覺得慚愧！」

他的聲調是那樣的凄切，以致我疑心他是在啜泣，我極力忍受回憶所給我的痛苦，但也禁不住濕了眼睛。

遠遠的一條小河邊沙灘上，圍了一大堆人，從附近村落還不住有人向那裡走去。我們走到時，先看見沙灘上擱着大口棺材，有一口蓋還開着，圍着的人忙讓出了路來，走進去時，沙灘上一張紅旅行毯攤在一張草蓆上，中間擱起二個人體的形態，這當然就是他了。我心裡一軟，幾乎掉下淚來。一個人告訴我們別的兄弟都發好了，祇他等我們來。我揭

開紅毯一看，我差不多不認識他了，祇那絡腮鬍子，濃濃的雙眉，大鼻子，還稍能喚起我一些回憶，他那高高的顴骨，玲瓏的面龐，已被浸得浮腫成一個圓皮球樣了，他的臉帶着紫色，口和眼都閉着，頭髮衣服滿是泥漿，現出十分痛苦和要掙扎的樣子，相當怕人。總長那時站在我的後面，用悽厲的音調命令我：

「揭開毯子！」

全場的空氣異常肅穆，帶着一種悽愴的情緒。每一個人都沉默着，望着那個慷慨犧牲的同伴的遺骸。那雖然是一群雄糾糾的好漢，我看見他們中，有很多在流着眼淚，自己也抑壓不住那要奔放的淚泉，潸然地流了出來。好吧，就讓它這情的流罷！戰爭是血汗的交流，在過去災難的日子裡，我雖然流够了汗，現在又在流淚，但有許多人已流盡了他最後一滴寶貴的血了！

「看見嗎？兄弟們！」

組長的語氣仍舊是那淒涼，使人的神經馬上緊張起來，情感也被他的聲調掌握了。

「那就是我們的副組長，他的人格不是我的所能比擬的。他生前忍受着誰也不能忍受的譏笑，侮辱，折難，來進行他拯救祖國和同胞的偉業！淪陷前被目為社會所最不屑的渣滓；後來更成為萬人唾罵的漢奸，他是在精神肉體雙重痛苦壓迫下來執行國家給予他的任務的，誰能和他這樣忍辱負重的工作着呢？我相信是很難的，他現在已盡了最後的力量而先我們安息了！」

我看先他用手帕擦着眼睛，每個人都流着淚，他的聲音更轉得凄切：

「兄弟們，我們要親手來安埋他，因為他是我們中最好的榜樣！」

「好！」一聲轟响的應着，他轉頭在人叢中搜索，目光注視在一個穿黑膠綢衫褲的中年人身上：

「老八，一切準備好了？」

「好了，」老八應着，轉身往村上走，邊說：「我去拿來。」

他抱一大堆衣物回來，另外有一小罐的香水臭水濃度的燒酒，因為他的遺體已經有些臭味了。

我們親手除却他那泥污的衣服，我發現他身上刀槍的傷口上十處，

便可想見他在水裡跟敵人搏鬥的猛烈，最後才給敵兵開槍擊斃的。

村民看着我們七手八腳的替他洗潔換衣，忍不住說：

「先生們，我來替你們幹吧，這事你們想是外行的。」

「不，謝謝你，老表，我們要親手埋埋他！他是一個最好的同伴。」

「是咯，要不，你們怎會都動了手呢。」

有人問：「他是誰？」

組長把他的名字告訴了他們；村民們驚叫道：

「他是漢奸呵！」

「是的，他做的是假漢奸。」

「假漢奸？」

「他是我們派出去藉假漢奸來幹鬼子的。前天的兩船鬼子，就是給他全送到水底去！他自己也丟了性命。」

接着組長簡單的告訴他們關於他過去許多幹鬼子的事跡，並告訴他們他是常幫助窮苦人們，他爲着窮人吃了不少的苦頭。一個老農聽到他驚的叫起來：

「呵，怎的這位爺是恁般一位好人呵！可惜我們都沒有遇氣，在他生前碰到他。唉！這年頭，就連好人老天爺也不保佑的。」

他回頭向他那年的孫子說：

「連拐，去！到村上買付香燭來，我要燒給這位爺，他一定會成神的。」

他生前愛幫助窮人，死了當然也會保佑你們的，他葬在這地方，也算你們有福！」

「對囉，先生，他做人真正，自然也是一位好菩薩。不消說的，就是你們離開這裡，我們也會常時祭拜他的，靠他保佑的時候長着呢。」

村民們議論着，有許多跟着朝村子裡走，想是又去買香燭了。我望着那誠實村民之群，覺到人類善善的本性，在這群卑不足道的愚民中，表露得比大人先生們要高許多了。

我們把他的遺體洗乾淨，換上新長袍馬褂，然後組長和我抬頭，其餘兄弟們抬手抬腳的把他放進棺材去。他的眼睜睜大着，組長用手把它抹攏來，不曉得是不是情感的作用，我現在覺得他已不是那副受難的樣子，而是那慶安祥，放心地躺着，甚至我疑心他是微笑着熟睡了。

真的，如果人死真會有知的話，他該是微笑着的，你看，他的弟兄們沒有一個不親手打點着他的。

十多個弟兄們抬他去安葬，墳墓很快的就築成了，它的每塊石頭，每堆泥土，都是我們親手加上去的。另外五個被難弟兄遺體，也安葬他附近。村民絡繹不絕地來燒燭焚香禮拜，使我感到一個好人在相識不相識的人群中，會有這樣的感召力量。

在墓地我們舉行了一次盛大的野餐，席間我們所談論的當然離不開他過去的英勇事跡。首先是組長告訴我們他一生的概略：

「兄弟們，我現在簡略地介紹他的生平。這以前本組大部份的弟兄還不知道他就是我們的副組長的，在特務工作裏面，不同任務的工作同仁，常是不相識的，這是我們的規條。他，一個武漢政治大學的學生，具有比誰要高的愛國情緒；抗戰一砲聲一响，他就丟掉書包，拿起槍桿來了，我是他軍校的同學，那時他執持和學生氣習還很深，由此推知他是出身豪家的。誰也以爲他不會習慣軍隊生活，可是，出乎意外，在部隊裡他幹得非常好，英勇善戰爲空軍模範。我和他同在一個師並肩作戰，兩年內他負傷的數次不少。以後我奉調到後方來，我們消息隔絕了許久，一次，我在曲江碰見他，他又是負傷回來的，他告訴我許多前方部隊裡種種的事，同時表示決心不再回去見那些令人痛心疾首的現象，那時我正在某部參謀處服務，負責特務工作，曉得他在前方時，時常化裝潛入後方刺探消息，爲人十分機警果敢，並且從前在粵北一帶，他駐紮和作戰過，地方情形極其明瞭，正合擔任這種工作。於是我答應將留在粵北一帶做特工，他歡喜極了。真的，他幹得比任何人要好，他用地痞的姿態在樂昌出現，巧妙地掩飾了他的身份，他在社會的聲名狼藉，在工作的成績上表現得越好。桂林破獲大間諜案，衡陽曲江女間諜案，都是他的成就。但是，我曉得他身心所受的痛苦也是誰也不能忍受的。樂昌失陷，他因爲有着過去狼藉的名聲，這是敵人樂於利用的，我們自然要他利用這機會去做反間諜工作，初起他有些爲難，因爲漢奸是人們所不齒的呵！但我們想不出更好的人來，爲着祖國，爲着同胞，他又毅然把這更難堪更艱苦的任務負上了。往後他的名字雖然和賣國賊三字含有同樣意義，但敵人的損失是難以計算的。出動討伐的『皇軍』常陷入我部隊預定的埋伏，樂昌市郊不住發現被殺死的『皇軍』，市區內一

夕三響的鬧着烽火爆炸，甚至青天白日游擊隊在大街上向「皇軍」開火，然後又不知去向，這一切都直接間接的是他的手法。因為掩飾的巧妙，敵人真想不到這個樂昌地痞，現在是他們視為最好的朋友，就是他們最大的敵人。廣西江四的戰事緊張，敵人從廣州海運運來武器彈藥，由船搬上碎石轉街場，接濟這兩個戰場，上頭命令我們，要極力破壞他們的運輸，爲了這一個企圖，他竟敢又發起船公司老闆來，往後敵人的船隻，就沒平安到過坪石。最後就是這次，他親督敵人押運船隻，要從中策應我們，是約好在那地方動手，竟不料他會因此喪命！」

他一口氣說完這一大堆話，斟滿了酒杯的酒，站起來說：「兄弟們，這次屠殺他和其他弟兄的劍子手，雖全給我們沉到河裡去，但還有不少準備屠殺我們，和全體人民大眾的劍子手存在，祇要他們存在一天，我們誓不放棄鬥爭，有勇氣以副組長做榜樣的，請喝乾這杯！」

「有！」一聲轟响，全站了起來；他們是那樣的慷慨地飲乾了杯，好像這就是敵人的血。組長更望着我，說道：「老笨，你該自己罰上三杯，另外該到他墓前去敬酒！」

「你也該有理由？」
「他說過，一生中祇有兩個能知道他的人，我一個，還有一個就是你，爲職務關係，他不能向你直白，以爲你是個聰明的人，自會看的出來，萬想不到你給他的難堪，還在任何人之上！他說他忍受隨便誰給他的難堪，可不能忍受你的誤會。——你記得最後一次你們分別的情形麼？」

我的臉紅了，慚愧，悔恨交織着，我真是天下最愚笨的人！不覺掉嘴問道：

「你見過他麼？」
「我常會見他的，他說他當時幾乎要哭出來，要把秘密向你曝露，但他是個理智的人，這樣做顯然是極危險的，他忍着了。他希望終有一天你會明白的，但當你了解他的時候，他已不能接受你當面的懺悔了！你該不該慚愧？」
我沒有猶豫，站起來在他墓前恭敬地奠上三杯酒自己飲了三杯，望

着那黃泥的新墓，回憶過去的情形，尤其使我難過的是最後一次的分手，我的後悔是難以形容的，我怎麼連最容疑的握一次手都拒絕了他呢？現在真想投他起來，熱烈地多握他幾

次手，兄弟們都望着我，我是那麼下意識地幹着我往常認爲絕不可能的迷信勾當，這祇算是一種懺悔的表示，同時使我那負疚的心，得已稍安而已。

兄弟們暢談着他的故事，那些和他接近過的，都盛讚他那捨己爲人的精神。和他作老搭檔的老人還說：

「他不但急公好義，捨己爲人，他那大無畏精神是誰也及不上的，即使在最緊張危險的場面，他還一樣的泰然。且常常還開着玩笑，他伙伴們緊張的情緒減少，得從容應付當前的事件，所以同他一起工作常是愉快的。」

那傢伙故意斯斯文文裝成正經樣兒，却掩不來那派流氓氣。他接着告說我們這樣一個故事：

「有一次，我們奉命去結果一個有很大間諜嫌疑，而沒有十足證據，且有某方顧忌不能公開處置的人。是一個寒冷的冬季，深夜兩點鐘，我和另外一個弟兄跟他到車站去，在黯淡的車站燈光下，他把那嫌疑者的像片及特徵紀錄紙給我們看，屏息等待當天最後一次特別快車到來。我的脉搏跟火車的到來而加速跳動，對於這工作我雖不是第一次，却沒在這熱鬧的場合幹過，我們守候在出口處，人差不多走清楚了，以爲這次準是撲空。等到他扯扯我的衣角，要我跟着走時，我才發現和一個人並行着，那人的服裝身段跟相片一樣。來到公路上他緊緊挨着那人，低聲說：「跟我走！」他的動作練熟得和一個慣練的匪徒一樣，那人吃了一驚，稍爲猶豫一下，終於低頭跟着走，我曉得他的手槍已抵在那人的腰上了。我們默地循公路走去，那人終於開口說：「兄弟，你們不過要錢罷，這夜深，要我到那裏去呢？你把我身上的錢拿去吧。」「不，我們不是要錢。」他一面答一面問：「你不是不是×××。」那人又吃了一驚，但不得不承認，他拍拍那人的肩膀說：「老友，你所做的事自己曉得，我們是奉某部的命令，你可不必埋怨。」那傢伙漸漸打起膽來，我知道他也明白今晚是他最後的一夜了。他抗議說我們不能就這樣馬虎殺人，應該把他交回某處去，某公可以担保他是好人。副組長告訴他，命

令派叫我們就地處決，別的可管不着。那傢伙見用勢壓不到我們，也就轉了口氣哀求：說是山水有相逢，別把人趕到絕路。若我們送他回某部，又以送回一大批金錢，以後還時時照應，甚至說不然就這擱放了他，兩告上軍時，我是已幹了，他將連夜離開我們的範圍，到老遠的地方去。姓魏名，不再做這事，并絕對不會使我們有所不便，且能使上頭清案。倘若答應，我們便怎麼他都可以照辦。這于我們是輕易辦到的，只一答應便行了。這倒是一個發財的機會，而且他應許的款額都很大。我們三人如答應一句，說一生費用不盡了。他還提出租保險款和他自己履行語言的方面，也是相當豐厚的。當時我們的情緒非常緊張，對自己的操守經已到了搖搖的階段，都盼望老魏寫一句，而那時只說：「我祇要一兩東西！」一聽見他這樣說明暗語歡喜，那傢伙也登時活潑起來，以為有救了，於是問：「你要甚麼呢？」我只要你的命！」他大喝一聲，我們不禁笑起來，他也笑了。於是緊張麻亂的情緒已失，重複恢復理智，心情也回到當時莊嚴的工作上來。那傢伙却嚇的呆了，但仍不斷的哀求，至於哭泣，他終於軟弱起來，嚴肅地說：「老夫子騙出個男子漢來，我是最看不起不朋友的人的，一人做事一人當，那裏女孩子像哭哭啼啼幹嗎的？」那傢伙軟硬都失敗，也硬起心來說：「好，我準備好了，到那裏去呢？」他指指那邊山斜坡，到達時，那人站定回頭說：「好，老友，來吧，做好界些！」他邊說：「這才像個樣兒！」一邊扳起槍。魏來道：「等我來幹，他這像個朋友！」那奸謀就這擱了官。第二天，縣府接到某部的電話通知去郊外某亭脚教埋一個無名男子的屍體。

和他一起工作就是這樣怪而有趣而且變多朋友的！

大家對這怪人的過去，都覺的有趣。有人說實在料不到他是個大學生出身，他那粗野鄙俗的言動，誰也只能想像他出身只是個大兵。組長也承認當他以流氓的身份和他相見時，也竟看不出他有半點上流人氣味。他笑着說：

「如果他學前朝，一定可以說就一個開明太名的明星！」

我們都笑了起來。有人要求報告他殉難的經過，組長說：

「這還是十二哥清楚，他跟他一道押船上來的，就請向各位報告吧！」

一個穿鄉下人土藍布衣服，土頭土腦的人站了起來，但說話是很母

刑的，他鎮靜地說：

「兄弟們，這裡我還有面子向諸位報告他殉難經過時，我應該感覺慚愧的，因為我和他一同奉派擔任這一工作，他壯烈地犧牲了，而我却活着，這是多難堪的事！」

我和他在詔州時，見那批船所運的武器，盡是最新式最犀利的，就決心要讓它到達目的地，但因所運的武器重要，敵人的防慮也加強，他們派了足兩百人押送，我們怕岸上的弟兄幹他不過，因此藉端搭在輪上，預備必要時給岸上幫忙，也就預備弄翻船這套把戲的了。他和我都是沿海的居民，對於水我們不怕的，尤其是他，聽說能在水底留下幾個鐘頭，我們一方面通知了你們，約定動手地方。船一開到那兒，兩邊就接起火來，他們見你這邊火力是那麼強，大概實力不會大，於是想泊岸向你們進攻，他們是帶着鎗砲的，若一登陸，兄弟們便得吃虧，我看見他抓着一些甚麼的，就往水裡一擲，那滿載敵兵的船，正向岸駛去，突然轉了方向，往離面一兩丈大礁石撞去，「蓬」的一響，全船散開，敵人全掉下河去。我也灑了河，他已到我跟船邊，這船也盡敵兵，準備靠岸，我們倆把船弄翻，我冒出水面一看，河面滿浮沉着敵兵，在死命的掙扎着，你們的槍正向河裡的敵人射，忽有人喊道：「那兩個是游擊隊，下水翻船了，小心呵！」我知道已有人發覺，趕快向岸上游去，突然見他一個敵兵，在水裡打起來。我曉得我這船上，有兩個日本水兵，我正想趕過去幫手，忽地，別船上押解的敵兵向他倆集中射擊起來；大概也知是滿兩船的同伴，是我倆送掉的，所以恨透了，也顧不得自己人，竟向他們密集射擊，我見他兩個忽然都鬆了手，往下沉去，水面留下一片血紅。我心裡一陣難過，還希望他是受傷，我由水底送過去，已不見了，那地方正是灘頭，大概已往下沉去，我順水勢也往下流，後來，遠遠地看見他在灘底水面，竄上來過兩次，水勢太急，沒法趕到，他就這樣犧牲了！

我們費了整天工夫，才在下游的一個沙灘上，尋着他的遺體。他的犧牲就是這樣的壯烈，真是使我們後死的同伴慚愧無地！」

兄弟們邊聽邊歎息，每個人的心，都滿了悲哀和欽佩，其中以我為最，還多添一份悔愧的回味。在這宴會上，我拼命喝幾杯。

當天晚上，我睡覺有生以來第一次的大醉！

「願本隊在敵前，脫離那苦痛而翱翔！」

(五)

幾天以後，組長找到一個石匠，要他立一塊墓碑，他說他們都是老粗，要我為他寫墓銘，我是不懂這一套的，但不能不寫。他的人權是這樣的偉大，他的犧牲是這樣的壯烈，他的身世我卻那樣的糊塗，能寫給他寫一些甚麼呢？不得已，祇好在他墓碑上，這樣的寫上：

「抗敵陣亡陣軍中校XXX君之墓」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六月X日某部特務第X編同人立。

下面是幾句代銘：

「對於祖國」

對於世界上無告的人們，

你曾拯救，扶持，而且分担苦痛，

這並不是名利使然；

是良心給予了你的任務！」

(六)

他既立心做一個無名英雄，爲了成全他的志願，我沒有把他和他的同伴的名字，寫進故事裡。

敵人投降後，我經過幾處未淪陷的地方，

而回到老家，在那裡，常碰到舊朋友，他們告

訴我說他在樂昌做漢奸的情形，並且說他發財

了財，現在歸還起來，下半世也就享用了。

我聽著那告訴我的人麼？我也曾經是

一個窮苦過他的人呵！

現在黑夜已經過去，光明遍佈人間，可是

在那悠長的黑夜中，我那最出色的伙伴，到那

去了呢？

呵，他墳墓上的青草，已經覆蓋他的

廣州雜誌權威

新時代 月刊

第四期要目

- 一月瞭望..... 曾曉
- 東北問題面面觀..... 徐俊
- 論官僚政治..... 平之
- 應清官僚資本..... 張希哲
- 反對無法無天的民主..... 張毅
- 中國文化發展的客線..... 陳安仁
- 三民主義賦稅論綱..... 呂調陽
- 三民主義的科學根據..... 黃昌毅
- 談談美國..... 廖英鳴
- 當前的歷史教育問題..... 黃文博
- 北東的油田..... 沈瑞格譯
- 燕子..... 魯深

每册定價三百五十元

陣容齊整內容充實之

民族文化(月刊)

是本省文化學術總匯

嚴明主編

新批判

評論的權威 文化的新軍

縱橫

好尖銳 好辛辣 好公正! 好嚴肅!

青年好讀物 天地

青年好讀物 天地 青年好讀物 天地

婦女時代

婦女權威刊物 有新姿態 有好內容

青年良友

潮流 編排新 內容精

民族青年

新生日路

看，看！ 女青年 內容精

歡迎批發訂購·歡迎介紹評批

寨樓·墟集

勁風

文

墟

(141)

寨樓，這帶清涼時代氣味底建築，在山帶的墟地裡，隨着流水，背倚林木，像一個綠草每天從門口傾出了人流，晚間又吸進了他們們去。當雄鷄唱出黎明的信號，山城的曙眼復明的時候，年青的夥子，掛上槍鎗，獵犬跟着，在高山深林里，出現着騎士般底英勇姿態，去追擊那些兇狂的野獸。

中年人揮動着鋤把，披荆斬棘。個個着身體的農婦，在洋澄着泥土芬芳底處女地上，撒下了種子。

年幼的孩子，騎上安倚着在嚼着綠草的牛背上，沿着溪流，啾啾地唱着牧歌。

幼小的一代，在老年人的懷抱裡，做着藍色的甜夢……

當月亮從天穹上傾瀉下它萬頃的銀光時，大地沉浸在一種迷人的夜景里。

空曠底廣場上，年老的人倚着背椅；幼小的嬰兒依偎在母親的懷裡，吮吸着乳汁；耕犁的農夫固蹲在地上，將一日所獲獻出，盡情而粗獷地飲嚼着，直到肚皮鼓脹。

應和着四野傳來底昆蟲樂隊和溪流底舒緩節奏，年青的唱動人的而又熱情的戀歌，廣場上旋轉起一對對的舞伴。

讓勞動者得到自己豐盛的餐點，讓他(她)們在愛人的換換下回復日間的辛勞……

每當隔三日的集期，到墟集底崎嶇石板路上，從寨樓，山谷，深林，僻壤窮鄉，趕來了各色各樣的人物，挑着各種各色的農產品，集攏到山城底心臟里來。

像人和物底展覽會一樣，農人帶着蔗糖，糖薯和其他土產，獵者携着野貨；美麗的婦孺，善鬥的雄鷄，肥美的啼雞，小棧殺底山羊；他們把自己勞動得來的賣給了別人又從他人手裡買入了自己需要的東西——以貨易貨。

飄盪在山城的上空，是一種喧嘩擾攘的鬧响，這聲音直到斜西的夕陽映着嬉嬉的炊煙藍帶時才告散集，踏着來路匆匆忙忙的回去了。

除外，日子像一潭寧靜的水；生活是一首充滿了原始的芬芳的抒情的麗情詩。

隨夏季底風暴，南海底邊緣，飄來了倭寇的戰艦，舞舞底戰騎上，視亮着刀槍，當敵人的戰門，多少祖國底兒女，爲守住了自由的土地，注下了自己的血液；多少祖國的兒女，捨棄了家園，離開鬼魅兇悍的地獄，從南方走到北地，從海岸繞爬向高原，出現在山城上，是一些英勇的戰士，年青的學生及公務人員，亦有摩登的少女，肥胖的太太，狡猾的好商……人數的激增，使山城的物價一直向上飛升。

像投下一塊石子，激起不平的動盪。

那一年的秋天，從寨樓，從四方八面，比往時特別多的人挑着比往時特別沉重的担子，走向這邊集的墟場來。

以自己的東西換得過節的資料，於是傾囊

……不知幾多的俗人，爲中秋節而忙碌！

焉地，像巨靈的吼叫般，沉重的暴响衝破墟上的陰霾，在明麗的秋空上，構現了兩架飛機，翼下粘着腥紅的圓徽，低飛得連駕駛員亦可以看得見，站在墟棚外的人們大聲疾呼着，興奮的喝采，墟棚里的人伸出頭來，驚奇的探望，一陸陸噠——轟隆——那怪物攪下頭來噴出火網，隨後攪下鐵蛋，在倒塌的墟棚上，火舌向空中飛舞，肉在跳，血在流，人們在死亡中滾轉。

像惡魔底降臨一樣，那兩隻怪物在廢墟上低飛盤旋兩週，視察自己文明的戰績以後，揚長而得意地向東方飛去。

充滿在山城的上空的，已經不是往日的轟響，而是一片創傷者苦痛的呻吟，死亡者的親屬淒厲的哀號。

爲了仇恨，在國難抗戰的召喚下，山城底年青的一代，踴躍地參加到陣營里來。

每當朝陽給大地披上了和暖的光輝，和風吹蕩過草的清晨，我們可以聽見從原野傳來整齊步伐，與嘹亮歌聲，搖撼大地的未醒的靈魂。

終於，這壯大的隊伍，離開山城，開赴前線去了。我們底勇士，正以騎士般姿態，馳騁在戰場上，以準確底射技，去襲擊人類中的野獸——殘暴的法西斯。

而當秋霜七度染紅了後山底楓林，兇猛的敵人，已在我們底勇士面前舉手投降了。人們在廢墟上建立起嶄新的城市，而年青的少婦，帶着爛跳的孩子，佇立在寨樓外底綠水邊，眺望那雲山飄渺的遠方，盼待他自己親愛的人兒，勝利底凱旋。

一九四五，十二，廿六重抄於渝江

紅 蘿 蔔

魏 曉

想起父親，我便想起紅蘿蔔的故事：因為紅蘿蔔的故事，是屬於父親的。

父親是一個很為豪爽的人，雖然他的年紀已有六十歲，但，還像是四十餘歲似的，好走動，好跟人家長談；而且，凡遇有朋友找他，他一定帶著朋友吃一餐飯才讓他走。因為他的生性豪爽，所以，朋友們都很歡喜他。他的食量很大，嗜好也多，每天兩餐，是非飲酒吃肉不可。不過，是否因為這原因，父親的胃在我記事以來就有問題，差不多三年一次胃病總要發作的。而發作口開的父親反是最挨不得痛苦，每次，當他的胃病發作時，差不多全家的人為了它而忙不過來；因為他在病中呻吟時，要這件那件……幾乎攪到全家每個人都睡不穩好覺。

父親是一個中醫生，他的醫術怎樣高明，我不怎樣清楚，但據說我們那個地方縱橫百數十里鄉里，差不多都曉得父親的名字。也許就因為這點空虛的榮耀，父親便自視很高，所以，他自己無論患怎樣的病，他還是自己處方醫理自己。

他胃病復發時，在床上呻吟着，余着每一個藥名，叫我筆記下來，并吩咐我到藥材店配劑，親自煎好給他吃，那是常事。以後，他的病便慢慢地痊癒了，可是不用多久，父親又把病中的痛苦忘記得一乾二淨，依然什麼都吃，而且要吃個痛快，不顧那毒食物對他的胃病有沒有影響。所以，三年一次的胃病，幾乎沒有斷絕，好像訂立了時約如期來臨。

父親的年紀一年一年地老了，血氣也跟着年老而衰頹，所以胃病一次比一次加重加劇了。父親每到胃病復發時，自然也只有捱更大的痛苦。有一次，胃病發作的時候，躺在床上一動不動，每天要瀉二十多次，而每次只拉得那裏一點子血水似的泡沫，果得我每個晚上要起來看他十幾次。我最記得父親那時最注重的藥引就是大黃，他說他的胃病

要瀉，能瀉大瀉一吃就好，而大黃藥引就是瀉的。他還告訴我，大黃給清水浸過，可以有加倍功效。在他那奄奄一息，不斷的呻吟聲中，在許多醫生都是不敢下大黃的，我對他提出這意見，暗地裏想對他担罵。但他是一個醫生，而且自視很高，我想拒絕終於又歸失敗。

有時他也知道自已血氣衰弱，病勢又異常沉重，所以，他會叮囑我買一點人參給他吃。據他說如果吃不好，那是會把病源更深一層的，照醫生的術語說是一「引邪深入」，所以只能用一點點提氣補血。幸得，父親不是一個固執成見的中醫生，他不會以為中藥是萬能，連病都可以醫好的；他也不會像一般中醫生目西醫為仇敵。他知道中藥沒有藥到病除，他知道中藥不利於保藏，每一種藥都會因為時日的久遠而變了質；他還認為中醫通乎「王道」，不努力氣。即為他每次做藥引的大黃，他是認為不及西醫的瀉瀉或瀉油有效的。但，為了他自視很高，而且他那副和藹爽俱來的強固性格，仍不願去求教於其他同業的中醫生，自然更不願求教於有些治療比中醫強的西醫。不過，除了他自己以外，倘若他對某些人的病診察後還沒有什麼轉機的時候，他瞭解病者的焦急，或者他明白那病中醫功能較緩，他便很爽直的介紹病者到西醫那里去了。

有一次胃病，大黃劑不斷的服下去，病還沒有好轉的朕兆，依舊躺在床上，什麼都不肯吃，不斷地呻吟，不斷地要人扶著走下床來瀉，自然瀉來瀉去又是只拉得一點血水似的泡沫。他忽然憶起一件年青時的最得意的事，彷彿在燦爛的黑暗中看出一點光明的曙色，對我說：

「你去找找紅蘿蔔，那那給曬乾了的，而且日子愈是久的愈好，最好是有七八年的。」
「風吹乾了的紅蘿蔔也好麼？」我問。

「是的，風乾的紅蘿蔔對我的病很好，而且，最好是要有七八年的。」

父親微弱的聲音再說了一遍後我想：爲什麼紅蘿蔔也可以醫好他的胃病呢？然而，這是父親的命令，他自視很高，而我又是一個不懂得醫學的人，我自然沒有話說，爲了減除父親的痛苦，我無論怎樣艱難也得找到。但，要風乾的紅蘿蔔，而且最好是具有七八年日子的，這却真的不容易。因爲：種菜的人倘若要留種籽，也不是留原株的紅蘿蔔，並且也不會留上七八年。除非就是有一些人留着，以備不時所需，也是醫病用的，可是，那裏去找這些人家呢！

風乾的紅蘿蔔，而且又是要七八年長的，經過了好些艱難，終於給我買來了。不過，在那時的價值，即三隻紅蘿蔔，就抵得五斤猪肉的價錢了。後來，父親告訴我：盛滿一瓦煲清水，再放近紅蘿蔔，便由晨至暮的不歇火熬足十二小時，熬到兩小碗水份的時候讓他吃。熬足了十二小時後的湯水，我嘗一嘗，只淡淡地微有糖兒甘味，却不覺得它有療病的藥味，然而，不曉得是不是父親的大黃劑漸生效力，或許真是紅蘿蔔的靈藥，父親的病雖然走到院前的懸崖，却給他情急智生地勒緊了繩索，安然地好轉，轉進原來的那一片健康，美麗的平原了。

所以：我找紅蘿蔔的故事，是屬於父親的。

然而，父親的胃病依然沒有完全痊癒，依然要三年一次的發作。不過，因爲住在城里，朋友衆多，四處找尋陳年風乾的紅蘿蔔也比較容易。及後敵人佔據了我們居住的城池，警察搬到了鄉下：窮鄉僻壤，人地生疏，要找這樣的一種藥物就萬分困難了。那也許是父親最後的一次胃病了，——我說是最後一次，就因爲那次的病痊癒之後，父親便過世了。那時，鄉下的中藥店因戰事影響，交通斷絕，父親慣用的藥引——大黃，有時也買不到。有過一次，父親叫我到中藥店，買點山渣煲水當茶喝，結果，害得父親嘔吐了一整夜，疑爲那些山渣里面有毒質存在，不過，中醫不會化驗，在鄉下又沒有其他化驗的地方，因此，父親對於整理中藥，使中藥科學化的念頭便更強固，而剩下來的山渣，也不敢再吃了。那一次父親的胃病，比往來更加沉重，幾天幾夜在瀉，瀉來瀉去都只是一堆一堆血水似的泡沫。父親在痛苦呻吟中又對我說着那些往日說過的話：

「你去找紅蘿蔔，那些風乾的，如果沒有存下七八年長的，就是兩三年的也好。」

「兩三年的也好麼？」我說。

「是的，你還是去找找罷。」

那時，在那村邊的一間茅屋裏，我彷彿會看過有幾隻紅蘿蔔掛在屋檐下，只是，我不認識屋主人，我怎好去找他呢？而且，料想人家也是留着要用的。聽見那間茅屋不怎樣的高，於是我忽然偷竊的念頭。這也許爲了醫治父親的心切。一會我又想：還是找他商量好，但是，想到萬一鄉下人偏執不肯賣，不願讓一點給我，那不是更堵塞了尋藥的路徑麼？終於，在當天的晚上，我趁着沒有月色，趁着鄉村裏的漆黑，我便蹑手蹑腳拿了一枝竹篙走到那間茅屋的簷前，好容易挑了兩隻下來，我恐怕給人家看見，便把它們放進口袋裏，把竹篙丟在黯黑的角落，頭也不回，飛跑回到家裏來，氣喘吁吁地。父親不知道，家裏的人也沒有一個曉得，到第二天我才對父親說紅蘿蔔找到了。于是，我又忙着洗鍋子，盛清水，生火，加柴……由晨至暮熬足了十二小時，到只有兩小碗的湯汁出來才捧給父親吃。這次，我是曉得這不是大黃劑的功力，而是紅蘿蔔乾奏了效呢！因爲，那次父親病在鄉下，而且比往常沉重，沒有服大黃劑，只服了陳年紅蘿蔔湯，十二天，便痊癒了呢。

然而，我那次偷竊的行爲，父親和家裏人都不知道，就是我不說，又有那個會知道呢？好些時候獨坐在房裏，自己憶起這件童年的往事，也不自禁會陰險地好笑起来。

因爲父親的胃病已爲不治之症，大家亦以爲他一定是會死于胃病的，誰曉得後來竟爲了喉病，只半天的時間，連他自己也料想不到的竟死了呢？

直到現在，爲了父親逝世後許多痛苦的刺激，我每時時想起父親，由于想起父親，我即聯想起紅蘿蔔的故事；因爲紅蘿蔔的毒事，是屬於父親的。

卅五年三月十九日，廣州。

嶺東客家的雜文學

羅世康

嶺東客家民間流行的各種文學作品中，比較地流行得廣泛的要算是各種片斷的什文學了。這些什文學有三個特徵，一是簡短，二是順口，（多數包含諷文的成分）三是與生活多有直接關係。所以愛好它的人包括了男女老少。其中流行的分量最多的是當作插話的諺語和歇後語，謎語，切口和諷刺較少，茲簡單的敘述并介紹如下：

（甲）諺語——諺語是民間精練過的經驗之寶，琅琅上口而易於記憶，客家的諺語依其內容，可大別為農事的，感世的，勸世的，比賽的四類，現各舉多個例子。

（一）農事的——描述自然界的天氣，節令等有關田事的經驗。

1. 春天面，時時變。
2. 春南晴，夏南雨。
3. 三月三，播棉子播得生。
4. 春甲子雨，赤地千里；夏甲子雨，播船入市；秋甲子雨，禾生兩耳；冬甲子雨，牛羊凍死。
5. 正月莫水渾，二月莫水清。
6. 三月三日晴，蓑衣笠帽上好棚；三月三日雨，蓑衣笠帽爛到死。
7. 兩春夾一冬，十個牛欄九個空。
8. 東虹晴，西虹雨，南虹大風，北虹大雨。
9. 白露雨，有谷做無米；白雲晴，有谷無

倉穀。

- 10 有雨天開頂，無雨脚下光。
- 11 冬至在月頭，無被唔使愁；冬至在中央，冰塊兩人扛；冬至在月尾，凍死深山老烏龜。
- 12 交春落雨到清明，一日落雨一日晴。
- 13 正月凍死牛，二月凍死馬，三月凍死耕田儂。
- 14 早禾怕夜風，番禾怕夜雨。
- 15 肥田不如瘦水。
- 16 四季東風皆屬水。
- 17 春分秋分，日夜半分。
- 18 未到驚蟄雷响先，四十五日烏陰天。
- 19 南閃三日，北閃對時，東閃西閃，湖洋霜折。
- 20 夏至後分龍，釘多兩座磨；分龍後夏至，番季無田時。

（二）感世的——描述世故人情抒發感慨。

1. 不响不響，才是先生。
2. 窮人頭上起禍端。
3. 紙錢能消災，閻王畏和尚。
4. 無錢懶出衆，無衣懶出門。
5. 庸人多厚福，聰明多短命。
6. 官司好打，狗屎好食。
7. 養子唔知娘辛苦，養女才知父母恩。
8. 六十六，學唔足。

9. 婦人心，海底針。
- 10 十個妹子九個賊（妹子，女兒也，謂養女要貼本）
- 11 一生兒女債，半世老婆奴。
- 12 在家千日好，出門半朝難。
- 13 還小偷針，大可偷金。
- 14 夫妻久別似新人。
- 15 同年，同年，無食打兩拳（同年，契友也）
- 16 有爺有娘金銀寶，無爺無娘路邊草。
- 17 三歲打爺爺歡喜，大了打爺爺到死。
- 18 人心不足蛇吞象。
- 19 不到陰間無清閒。
- 20 發逝有靈，天下無人。

（三）勸世的——勸諭世人行爲的態度或方針。

1. 好子不飄洋，行船走馬三分命。
2. 做好別人事，學會自家手。
3. 飯不怕亂食，話不可亂說。
4. 夜眠早上，錢生米放。（上：起邊。）
5. 人情唔怕闊，冤家唔好結。
6. 在山莫枉燒柴，在海莫枉使水。
7. 冤枉招人天會收。（拘：誣也。）
8. 有差莫創皮，記得無差時。
9. 會省省六月，不會省，省荒月。
- 10 養女莫算飯餐錢。
- 11 當日和尚撞日鐘。
- 12 賭博贏錢莫歡喜，贏个牌樓輸个米，（

文 壇

个：的也)

- 13 男怕走錯行，女怕嫁錯郎。
- 14 枕：教養。桌：教子。
- 15 早起三時當一工。
- 16 不做中，不做保，不做媒人三樣好。

(一) 比家較——以具體事物作喻，道理相同之事物。

- 1. 細狗子食屎不多(小家氣)
- 2. 一尺風，三尺浪。(誇言超過事實)
- 3. 老虎出平洋。(驕橫惡劣)
- 4. 食得三牲多。(多經驗)
- 5. 會偷食，不會拭嘴。(聰明靈尾)
- 6. 鑽穿不解角，鑽成人糾纏。(作惡要團到)
- 7. 上山怕老虎，下山怕老鼠。(做事怕首畏尾)
- 8. 鑽鑽人，鑽出來。(爲人成事反吃了虧)
- 9. 鑽鑽鑽，做做做。(虛偽)
- 10. 鑽打屎缸三日噴。(厭惡再新)
- 11. 鑽泥牆唔上壁。(不值栽培)
- 12. 鑽子陣裡比高低。(說自滿的人)
- 13. 山中無老虎，驢哥稱大王。(小人得志)
- 14. 有錢使得鬼換磨(錢財可支配一切)
- 15. 手長衫袖短(受惠不能報)
- 16. 天下嗰隻藤花。(把大事看作小事)

(二) 歇後語——在四川、貴州、雲南、

等地稱此爲藤子，而他們所講歇後語皆指另一類似性質之單句而定如「金玉滿(堂)」，「閉目羞(花)」等。但習慣上我們仍稱此爲歇後語。其特點在於前句的體式，是偶句的，而下句必定能接應前句。其特色在於前句等，而富有幽默感。一經聽者不詳語之聯想及含蓄性

井多用在輕轉的談話中。在客家地區流行的歇後語，分雙關，會意，虛構之類，舉例如下：

(一) 雙關——包括諧音及音義俱諧的。

- 1. 丈人佬個柔地——岳圓(愕然)
- 2. 沙堤開田——大荒(大方)
- 3. 十五十六——兩頭光(光、乾淨也)
- 4. 灯草結子——心花開
- 5. 水浸石灰——想化裡
- 6. 紙做豬頭——哄鬼神(敷衍也)
- 7. 鴨子讀書——無話(無話可說)
- 8. 棚上舞龍——高眠(諧音高明)
- 9. 多指猜拳——出六(露劣蹟也)
- 10. 人壞好——唔使查(查語管茶)
- 11. 大字無橫——人字好(人事好)
- 12. 半夜驚啼——唔知丑(唔知醜)
- 13. 兩五月——兩節(兩段也)
- 14. 圓籬背種竹筍——外生(外甥)
- 15. 冷鍋炒飯——無來氣(無來去：絕交也)
- 16. 鉢子裝酒——唔在壺(不在乎)
- 17. 南口裝笑——唔好(口才好也)
- 18. 半夜歸家唔點燈——烏歸(烏龜)
- 19. 玻璃眼鏡——假晶(假精：假聰明也)

(二) 會意

- 1. 打牛問仙——同鬼講
- 2. 巴掌生毛——老手
- 3. 阿婆嫁孫女——無主無意
- 4. 觀公掉印——無法
- 5. 下穀下倒麥——什種
- 6. 棺材內埋麥——死藥
- 7. 鑽屎上灰——假排場
- 8. 蛇背下鑽——順勢

- 9. 井底蝦蝦——唔會見天
- 10. 鴨子食黃連——苦法難當
- 11. 釘屐用銀子——加料工夫
- 12. 騎馬比杖——老成
- 13. 合本做屋——好名聲
- 14. 城隍廟個老鼠——聽得經卷多
- 15. 火燒流年——收命
- 16. 凹上伯公——兩頭食(諧音實)得
- 17. 木匠核樹——自作自受
- 18. 黃牛過河——各顧各

(三) 虛構——虛構出不可能的事物，以達成解嘲的目的。

- 1. 騎王唔着褲——笑死鬼
- 2. 混善廟過河——自身難保
- 3. 伯公生鬚——老神(諧音成)
- 4. 五只脚個凳子——門多(多餘也)
- 5. 古井裏放燈火——井光(明白的意思)
- 6. 三個鼻孔——聞香
- 7. 飯碗裏放蠟尺——察傢伙(察有其事也)
- 8. 沙灘上擺攤子——外行
- 9. 跛脚公主——廢物(費神)
- 10. 燈草舖門板——關心
- 11. 鼻帶相打——爭天(差天)
- 12. 肚裏撐船——難開高(難糊交)
- 13. 關王開寶店——有鬼來(無人來也)
- 14. 豬倒飯飯——好死狗(費財)
- 15. 伯公放屁——神氣(有神氣)
- 16. 閻羅王嫁女——鬼愛(無人要)
- 7. 崗上時禾——高種(高中)
- 18. 棺材上畫孝就——嚇死人

(丙) 諷語，如打令和諧。

語的愛好者，以年輕者為主體。其特色是會講新談話，引人入勝。可分打字，打物，打事三種。茲各舉數例如下：

(一)打字

「一條驢子騎驢車，運糞撒播過豆芽，六個翻禾播谷斗，掛桿播在田壩下。」(連聲轉韻者)

「下女子笑臉，白鶴含絲木土企，一人打在擲(食)上過，黃昏三點正酉時。」(安樂飲酒四字)

2. 四字不加點

「莫作申田由甲猜(曉)」

(二)打物

「在深綠葉婆娑，綠蔭後，青少黃多，歷盡諸多艱險，渡過幾多風波，莫提起，擡起來滿淚滿江河。」(船竹篙)

「頭上四方，脚下圓丁當，日裏吃三餐，晚上金銀光。」(筷子)

「滿天星，在星輝，一坵田，四個角。」(網)

以上各一段形式的詩話，又有更簡單的問答式的單句詩。這種地發門和連續地解答的。它的好處是更覺易記憶和適于背誦。茲以打字打物各種舉例如下：

(一)打字

「何字寫來人王肚裡一對瓜？」「金」字寫來人王肚裡一對瓜。何字寫來我王頭上角又叉？」「義」字寫來我王頭上角又叉。

「何字寫來一人打會田中過？」「東」字寫來一人打會田中過。何字寫來車門棟上節生花？」「關」字寫來車門棟上節生花。

(二)打物

何物上山着縷縷？鷓鴣上山着縷縷。何物上山尾拖拖。狐狸上山尾拖拖。

何物買鷄啼帶秤？狐狸買鷄啼帶秤。何物羅穀帶帶籬？老鼠羅穀帶帶籬。

至于拗口令，也以出自兒童口中的為多。這是隨口吟成的口頭禪，不一定含有意義或僅含片斷的意義的，前舉數例如下：

1. 老公長老婆。

2. 逃學狗，沿路走，走到塘坑口。

3. 萬歲無修，賴子拿來準心舅(賴子：兒子也。準：當作也。心舅：媳也。來自諺語) 諧謔是雜文弄墨的鄉間女士的玩意。在輕或遊戲的生活場面中被流傳着。有些是開玩笑而已，有些則極富警悟意義。茲舉數例：

1. 妻妾妾，去求戲，細戲戲聲，「妻妾妾」
婦扶夫，來乞食，遙聞蕭蕭，「婦扶夫」。

2. 平海買油平山賣。平買平賣。
老公打魚老婆食，老打老食。

3. 龜圓，龜扁，蟹無頭，三家有壳。
歐短，錯長，有耳，一餐無鱗。

4. 亞字添心惡出現。
魁文去斗鬼來尋。

5. 白水塞下，白屋白鷄啼白晝，
黃泥墩上，黃家黃犬吠黃昏。

有許多諧聯，是因奇緣巧遇極巧妙地隨口出的。像常被傳說的宋湘，李文固，葉新蓮，雙秀二等，茲舉兩例。

1. 昔宋湘上京會試，道經「坪地埔」，向鄉婦買糞糞充飢。鄉婦詢知他係赴試的相公，即謂糞糞非賣品，但若有一對上聯，如先生能對，則任從飽食。宋湘笑

領着。婦吟：「三墳土，坪地埔，坪地埔等糞糞糞」

湘對：「三山蓬，官宦家，官宦家專着綾羅紗」。

2. 以前某甲妻有外遇，伴為不知，人戲撰一聯書其門上：「一二三四五六七，孝悌忠禮義廉恥」。觀者不經思索，莫不拍手叫絕，蓋上聯暗隱「婦人」，下聯諷刺「無恥」。

與此類相似詠詩的故事，也很流行。并且仍以談話的為多。亦舉一例：有友五人，一日，相約作郊遊，一人提議每人即景一句成詩，并且勢行者先後為序。第一人吟：「看見一對鴉」，第二人繼吟：「雙雙飛過河」，第三人忽觸景生情，「一只病了屎」，第四人苦思不得，正焦急間，第五人接吟：「還有十只鴉會病」。

又有「三句半(即十七字)」的歌，專用以作詠諧諷刺事物的，十餘年前曾風行一時，且普及則南洋一帶。這種歌的最有力量和最有趣味的在最後兩個字上，亦併舉一例。

1. 究竟何師範，六只月試驗，出來當教員，甚！(這是當時初有師範班之創設，有人笑其訓練時間短暫，不足以當師範，遂作此相謔。)

以上只是一個概畧的舉述而已，目的在引起一般人的注意。這些材料，一部分是根據出版的冊子，但最完備的冊子卻還沒有，這還需要一番人力去盡量搜羅彙編的工夫。對於中國文學發展的推進，這未始不是一種重要的工作吧。

編校後記

復原的基本求來愈遙遠，愈來愈渺茫的昨天和今天，有誰無理加諸本刊身上的艱苦，却更接近貼切了。但是，想不到的另有不少的「行家」，也不斷地對大刊調諷，中傷，誣蔑，儼然以老前輩的資格自居，還把雙手擺在胸前，準備來個幸災樂禍的鼓掌。這種「同行便是賊」的居心和態度，和環境的艱苦，都沒有使我們氣餒，却相反的給我們加強了信心，勤求改進。大概是有許多「識貨」的讀者，不冷落本刊吧，銷數確是逐期增進了。是以，想望達成「唯我獨尊」的地位的，到現在還沒有達到他的願望。噫，這一期又送到讀者們的眼前了。

送到讀者們的眼前嗎？這句話又要使我痛心和忿怒的，本刊自第二期起便遭了上述的那流人物，不惜用卑劣的手段撤換本市好幾家書店，把本刊不陳列於新版雜誌廣告牌，不跟擺於雜誌攤的檢面，彷彿不承認本刊是雜誌，剛出版日期也不能算「新」似的。幸得廣州之大，大書店也多，信人咬使的實而難有，畢竟還居少數，而「獨尊」的高神獨步，或「僅有備存」的企圖，始終沒有讓他們滿足。

我們不是出色的批評家，更不是權威的編者，是以，在復刊以來，從不打算寫編後記一類的話。因為直到現在賣花帶花臭，嫌花醜的人，始終還不曾有過，已然把文章選編刊出，當然不好也是好的了，況且我們一向都不肯把讀者們的鑑賞力和認識力低估，只希望讀者們會發掘出本刊的好處。

在復刊到現在，這收穫，在編者方面看來，則認為是當年不是歉收，常常接到作者和讀者的來信，把本刊過甚其詞的稱譽；而我們只有一再奮勉，以答謝各方殷切的寄望。

這一期「句子」那首詩，思想精邃，詩意纏綿，詩景遠大，作者把創造詩句的艱苦與快樂，希望和理想活潑在紙上，憑心而論，你說它是壞作品嗎？再看「靈魂，農人」那兩篇吧，又是多麼銳利，多麼令人喜愛！如果說這個人性最深，裸裎出醜惡的靈魂的「澳門生活的斷片」，普通的作者寫不出來的。

「無名英雄」文筆老練，結構謹嚴，而故事更加動人，雖然現在抗戰勝利，那可歌可泣的事跡仍極值得表彰的。「中國的娜拉」的作者，我不想把他的姓名學位搬出給人看，讀者看到積極批評和消極諷刺性的小說，該可想到不是初來的吧。「哀歌」是寫一個靈魂，可憐的小職員的身世經歷，校對時再細心閱讀，使我幾乎要掉下眼淚。

那篇寓言，本要歸於小說類的，讀者或許也有同感。它或許會被人目為「與現實無關」，或「一點綴昇平」吧。果如此，「紅蘿蔔」可以攻擊它為談家常事，「寒橋，墟集」評它為無謂回憶錄。橫豎介紹不能壓迫讀者一定要相信，而編者認為好的未必都好，請讀者們批評，還望提供意見，好使我們知道一下。

記得本刊在紹興擴版後，出了「詩」和「小說」兩個特輯，尚有兩個特輯「文藝理論」和「報告文學」因戰事影響而終止，今後接軌兌現，希望各地的作者們多多惠稿！下期起稿費提高了一點，這仍然抵濟於事的，好在前二方面軍為本會所籌的救助金，亦決議作為加發稿費之用，今後每期選出三篇至五篇獎助，雖仍是杯水車薪，但在文藝工作沒有得到重視以前，我們對獎助的機關，却不能不致以高度的謝意。

盧森（四月廿三晚）

紙報準標的國中南閱請

報日山中

聯合訂閱
特別優待

特別優待
聯合訂閱

宣揚國家政策 · 發揚民族精神
奮發建國精神 · 改進社會風氣

言論公正 · 副刊精彩
消息詳確 · 廣告宏效

社址：廣州復中路四十八號
電話：經理部二九一七號 · 總務部一三六一號
惠愛路中二十五號：惠愛辦事處

國泰大酒家

茶點小酌 · 價廉物美
婚壽慶典 · 能開百桌

地址：惠愛中路大新公司三樓
電話：一四七四 · 一四七四 · 一四七四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八一〇四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第二八四號

天工名貴禮券

環球化粧用品 · 名廠衫襪百貨
下九路電話一六一二

九一八

名貴線衫
廣州楊州路
壹式式捌捌
冠華織造廠特製

遷善堂
始創珠珀八寶

鹽蛇散

專治：兒童急慢驚風
老少風痰良藥
居旅常備永保平安
總發行：廣州葵欄路
佛山聚龍東
(証廣字壹壹四號)
名著三鞭鹿肥補腎丸

定價每册國幣叁百伍拾元

八百載規行

太上皇香梘
天上天香梘
廣州海珠南
電話：一六三一七

國醫 徐國楨
內外科
一切毒症婦女暗病
跌打砲傷限日痊癒
電話：一五一九〇

省港顯記餅家
原塘蠔油
幼滑香蝦
蛋奶大光酥
攪仁猪油糕

吳志記鞋廠

工作精美
用料上乘
款式新型
人人認識
總廠下九路
電話：一五七二六
支廠靜海路
電話：一二六四三

成鞋和

新型款式
材料精美
誠實宗旨
光顧便知
廣州一德西
四二九號